

神宗聖政

治平四年夏四月殿中丞唐淑問為監察御史裏行上諭曰朕以家世用卿：當謹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當自結主知此言者尚扶別細故以為能濁乱人聰明无益也論事必務大体

乃為稱朕淑問介子也先是詔同簽書樞密院事陝西四路沿邊宣抚使郭逵赴闕御史中丞王陶諫官邵亢等皆言逵出於微賤不可筦樞要上手批諭陶等曰先朝用逵虽士論紛紛然在位只逾教月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失也朕持逵固

非親旧當為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寧負暗於知之責其初自茅屢言韓琦自嘉祐末連批國柄君弱臣強乞行罷退是日陶遂極口祇琦意謂必能遂去既而上不許陶始失望兵酉詔內外官所上封事委翰林李士承旨張方平李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止天子新即位大臣不當褻廢朝儀又不振陶遂劾奏

韓琦及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等事為喻斥韓琦驕
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
居重任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闈雖再拜表儀之
禮重若丘山沮格臺文倣忽風憲宜加明憲用肅具僚上命翰
林李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與王陶兩易其職丁卯先入对上
諭曰已徐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
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
禮存羊固不可廢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
不可復為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詰已
進入而陶李士之命中書獨特之不下戎辰參知政事矣奎趙

槩而对堅請絀陶於外上不許請密授樞密直學士領群牧使
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書以陶為翰林李士時宰相未入奎即
具奏曰陶天資險薄惟執利是持巧詐醜覆情態方狀索其素
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東宮之舊首加任使擢為
中丞人乃俠持旧恩專為險惡輕肆狃慣織羅交捧推尊大臣
排抑端良至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浸成廢
禮非是弛于二臣陶以臺制彈劾奉助便可何至引皆負芒刺
自為跋扈肆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于排陷大臣竊弄
國權者也己巳奎稱疾乞罷政事陶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
侍御史吳紳奏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

允乞留陶依旧供職并上疏劾奎有无君之心教其五罪上由是遂奎意司馬光入奏上亦以奎疏示光。請止还陶旧職上許之即又欲与陶侍讀李士光退翌日復奏上不憚光中丞告時在閣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問知制誥知諫院勝甫。曰宰相不押班誠有罪若以為跋扈則為欺天陷人矣王陶為人雋利眉目疎秀美書翰為便急色厉而內存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擢用陰知上不悅執政之專既為中丞謀易置大臣虛次相以自擬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固荐陶文彦博私謂琦盍止用抗琦遂并用二人及琦為陶所攻彦博謂琦曰頗記為詹事時否琦大媿曰見事之晚真冥受揆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誥奏疏曰臣蒙陛下授于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故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國之要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昔仁宗時臣初為諫官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臣曾奏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尽在于是願陛下勿以為迂濶試加省察

五月乙酉新河北躡量安撫使陳荐言皇祐初河北荐飢朝廷

輟汴綱米七十餘万石漕黃河以濟一方之民歆已依例輟米三十万石轉漕至澶衛州通利軍北京賑濟送之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穎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則宰相安得无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取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迂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无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廷對群臣使是非兩判及吳奎御批罷參知政事迂一官知青州維以為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大政衆謂得人今幾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宛順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与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陶既出維亦景求外補上送之未行改汝州司馬光言韓維沈靖方雅亦陛下疇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无故称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丙申詔諸路監司河北河東陝西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躡量管内三班使臣至殿侍散直就糧將校有膽勇謀略或武藝精絕諳練邊事可隨才任使者以名聞詔許奉中行員外郎為侍御史裏行唐英双流人送翰林王珪范鎮之存也英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双流人送翰林王珪范鎮之存也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眩惑聖德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斥逐珪鎮謂唐

英有先見之明故荐之王陶赴諫州上表謝到任教千言皆詆毀執政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言今若以表詆毀大臣重加降責與襄之机于此乎在不可察也陶遂得免召公著恐上海召之奏疏云臣恐奸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希合上意蔽陶之罪謂其忠直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來天下公議登用中立之士杜絕阿黨之原毋為偏見私說所惑則天下幸甚己未遣官於四門賑濟司馬光言如此處置有損无益莫若擇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易之監察御史秉行唐淑問亦以為言乃詔四門給米六月止又令徠東州縣信加存恤右司諫刘庠言近手詔減天下貢獻出宮女教石人省後苑作工匠應乘車

服兄所更改乞付使館不送龍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趙抃知諫院兼提奉万壽觀既見上謂曰卿匹馬入川以一鶴一琴自隨為政簡易稱是耶人言嘗獨處室中有一龜郊其服氣故也前此自蜀遠者多曆省府官大臣以為言上曰用抃為諫官賴其言耳倘欲大用何必兩府乎抃獻疏言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号令平賈罰謹机密併不慮勿教赦容諍諫十事又言呂誨傳克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骸敢言久謹不獲无以慰縉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皇宮濫兵冗土木之費多見納用賜加潭州司少卿王罕獎諭敕書仍賜絹三百疋以諫司言考課二年入優等故也已己京師地震上謂輔臣

曰是震何祥也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耳上不憚是月判河陽
富乃上疏曰陛下自始臨御好博採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
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鼓舞歌頌以謂臣下情偽時政
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君子嘗寡小人常
衆人君采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
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臣以謂帝王都无取事惟別君
子小人乃帝王之取事然千官百取豈尽煩帝王之取事然千
官百取豈尽煩帝王辨之乎但用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
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于其間則千官百取委諸大臣
參而選之因而下及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頃垂欲亂不可得
也九月己丑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上察琦不可復留賜手
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勲力光于三朝朕之眷懷
未有涯也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琦亟
奏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无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
以光新政辛丑琦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召公弼為樞密使張
方平為參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札褒之曰卿文
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詞寡垂書訓誥
无以加也趙抃為右諫議參知政事抃嘗密奏臣僚有被謗於
外始疑而中釋者有詭說于前初惑而卒明者願陛下察其言
觀其行敢有挾情論奏懷奸罔上屏之遠方手詔曰卿政事之

餘能時以經義啟沃苟非博達治理誠節內固何以臻此指意
沈遠用究所謂稟非瞋眩厥疾不瘳宜不憚煩悉陳規縷抃復
具奏上嘉納之司馬光召對言張方平奸邪上作色曰朝廷每
有除拜衆言輒紛紜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
帝克難之况陛下初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
下溢如之比乃非好事也王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
曰奎有罪否光曰奎附言王陶適實安得无罪但士論与奎而
不与陶上曰結宰相与結人主孰賢光曰結宰相為奸邪然希
意迎合觀人主迨向而順之者亦奸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
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与聞然居易以

俟命者君子也迨進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
用小人也癸卯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李士無侍讀李士
勝甫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司馬光論張方平命司馬光
進讀通鑑並見聖季門司馬光又奏臣愚暗不達聖旨又恐累
公着上言公着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詔令有失故其封駁
耳柰何奏之公著亦具奏臣近為降司馬光等誥勅以為不便
遂具封駁切知已直降付閣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顯行絀
責其所降勅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虽有罪而此職終不廢若
因臣一言不當遂令今後封駁之司不能奉正職事則是祖宗
法度由臣而坏上手批公著奏可以兩日求對來當諭朕意以

釋卿感他日登对上独晋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孝問敢
帝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濶何公
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犹謂之迂孟軻大賢時君亦謂之迂况光
豈免此名大抵虞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中書密
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典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
連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以下褒詔甫言戰守大事安危
所寄令中書設戰密院設守何以令天下願勅大臣凡戰守大
事須是除帥議同而後下上深然其言冬十一月丁丑上謂文
彥博等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繫焉所宜審
擇其人久于其任漢宣循名責實須用此道彥博等曰為治之
要无以易此上曰卿等欲成此事非难要在勿事空言而已丙
戌詔自今二府奔官宜各言其人才業所長堪任何事以付朕
為官擇人之意奏上令中書取旨量才試任曾孔亮文彥博趙
鼎亦依此奉官丁亥詔曰考課之法所以諫群臣而覈名實也
今諸路監司典群守之政既以科別其條具為令矣至于縣令
之職与民尤近而未嘗立法恐非所以愛養元三之道宜令天
下州軍各上所轄縣令治狀優劣科條約令考課院詳定以聞
乙未詔曰方今中外群才輳湊並進不為不多尚慮藏器抱道
之士沉于下僚鬱而未伸宜令内外官各奉所知上人見任兩
府三人或耻于自媒久淹下位或偶因微累遂及同行者咸以

名聞上曰朕觀三代以至于唐末有百年之間无患难者國家承祖宗之業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為治之道無如擇人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改元丙申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叔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唐午上謂文彥博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三月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拯濟飢民夏四月壬寅富弼入見旦免拜坐語遂容至曰異問以治道弼以上銳子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人隨其善惡若自

取然後以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上稱善又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弼曰陛下臨御以來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願陛下勿先留意于此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為先上善之癸亥孫覿為右正言赴諫院供職上典覿言欲革積弊覿對弊不可革而當其悔乃止他日上語左右曰孫覿頗知理覿高郵人也秋七月甲戌詔以十一月十八日有事于南郊己卯群臣上尊号司馬光言非先王令典詔賜光曰朕方以地震淫雨日虞傾禍被此洪名有慙和曰誠如卿言終不許八月壬寅京師地震太子中允真集賢院同知諫院孫覿通判越

州覓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覓以為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
貶秩諫官御史怀姦扶邪或論事越或暗嘿不勝任皆朝廷所
宜放黜然未有罰金貶秩犹居位者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許
覓遂移牒閣門御史臺及所領諸局云論邵亢滕甫奸邪方侍
罪更不入朝及釐務閣門以聞上批出曰覓牒典所言事不同
宜与外任差遣便郡亢復入視事如故京師地又震已詔廊
延路轉運使計余未三年軍儲外寨湏及一年以上具數以聞
辛亥途英進請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
精擇司馬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全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
擇諸路監司使擇所部知州知州擇所部知縣得人多矣今之

監司古方伯州牧之任係一路休戚當審擇賢才上又問諫官
者得人誰可者對曰臣倉猝不得記畧臣退而密奏尋具奏曰
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器次則
曉知治体具此三者誠亦難才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均謂已
試之人差為可信伏見鐵鹽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再
經謫降批即不回待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德知耻
臨義不疑于臣所知中此兩人似堪其選丙午上問講讀書富
民之術司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
令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知州
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乙卯詔出奉宸庫珠二千三百四十五

付河北四路榷場鬻之別封樁以備買馬十一月甲午司馬光
入辭因請河陽晉絳上曰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卿未可出也先
是屯田郎中陳習生因轉對指人過惡以逞私怨責監新孫鎮
酒稅知諫院吳充對上問貶習事充言陛下既降詔書令百官
轉對其畧本斥有位之阿私糾在庭之過失張壽榮禋霍交等
即是有位而習次當轉對是應詔指陳非越職言事以此罪之
恐示天下以詔書不信御史孫昌齡罷圖直季士韓絳與翰林
季士王安石亦皆以為言安石所言尤切曰人主之聰天下不
可偏：則有弊偏于惡言人罪則其弊至于奸不上聞真宗但
惡人潛行交權陰有中作故詔言事者不得留中此是大夫也

然其歎之弊乃至大臣奸邪佞巧而真宗終不得聞上乃批東
習今已經思可持召還與依舊差安召劄手乃陞佃所見安石
遂敢斥真宗終不得聞大臣之奸邪之汚其言豈才切哉即此
已見安石謂祖宗不足法之屯端矣十二月乙丑之琦判大名
府先是上遣內侍劉有方賫手詔賜琦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
止朕甚惕然常虛上宰之位竚卿之還大名為天下喉襟敢除
卿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比頽之憂哉琦奏曰君之使臣當
即降命而光馳使指委曲為諭此乃陛下仁恤老臣過示優禮
然承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凡有措置須假應副于是漫
降手詔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為主張二年春

正月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淵餘奏置義倉事
上批近詔齊唐等郡講求修復社倉且圖經久之法知陳留縣
蘓洵亦言臣所領邑最為近凡以為天下郡縣倡率勸諭百姓
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戶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
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二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麥如乏材有社有
倉：置守者者為輸納縣為籍記歲豐則量其數以出停藏久
則為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多寡不一則又為通融之法使之
相輔上曰陳留輔邑甘日不遠可且聽其施行徐訪利害洵又
言義倉王事并論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可行者五詔除一事
每值荒飢借貸与被災戶種糧未便除放仍責以二三年限還

納可中書更詳度外餘并依所奏施行又詔曾公亮曰近王廣
淵于齊州創置義倉已勸率十餘萬石若漸可就令廣淵罷去
當得人繼守其事可特詔廣淵奔知州一人二月司馬光登對
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
公著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今為何官若為夷狄所知奈何出
外光曰此虛名未足信也固求外補不許光初罷御史中丞虜
因問公著以光何不為中丞公著歸告上故上乃知三月壬辰
分遣輔臣禱雨于郊廂社稷上憂旱甚言官避正殿又恐妨同
天節宴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誠亦不須避殿上曰避殿
止亦是文飾弼曰陰陽不和皆臣等燮理无狀所致然臣等微

眇不足以動天陛下以至誠應天則天必應也上又問措置宗室事弼曰此事當于陛下外人謀之則為踈間親公亮曰此亦當自外裁定弼曰為之當以漸恐致紛紜安石曰此事但欲于恩義間无傷使彼可安而已上又問裁定親踈之宜亮以為當從上身為親踈上曰當以祖宗為限斷安石曰以陛下身即是以前祖宗為限斷也四月同天節罷上壽是兩富弼言陛下避殿減善徹樂此三大事誠合典禮誕日特罷稱觴最為深切所以感動天地當日得雨幽靈大効如在目前伏願陛下兄以今日兩澤為喜當以景年灾变为懼蓋修德致雨其應如此万一于德有損具災應豈有緩耶上親書奉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

非意在愛君志存上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度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傾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癸丑先是同知陳院范純仁言今兩府之下則有待從官實九卿之職也是宜朝論思同國体戚今則只將王判司存便使為己之職事罷亞四輔振周廢僚願降詔督責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行賞罰上与批政議之王安石亦以為當然丙辰詔曰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与朝廷政事之闕然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若以其責不在己宜令待從官自今視朕過失典朝廷政事之闕无有臣細各具章極言无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道之而後言尔為不恭將用此考察在

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典王安石之詞也五月丙子呂誨言罷十閣之制七月癸未上謂執政曰天下久安庶事廢弛况災變不細正當致：營致儿徹之際所宜圖慮若事急難則死及也唐明皇處安之時治兵甚嚴驪山講武極有法也六彥博曰明皇晚年失策分兵二統遂至生變韓絳曰以明皇英督求治若非末年荒感忽于政事豈至此耶上曰人君豈可怠于政理朕非棄于劳若益思少時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為以安生灵至于兵乃是聖人之大权所以害天下也但不輕用非独殺人心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己且上嘗以西夏累世桀傲背惠寇边朝廷每遇罷兵処置无法以致悔慢乃詔文彥博等各言边

邊防久遠備至之策乃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是來合郡策凡十六門奉旨裁処又增十事仍令擇使持所著使宜与逐帥臣：再議論審竅可否擬足取旨上御資政殿召彥博等賜茶畢上曰便坐欲送容論事也上曰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否曰朕每思祖宗昔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卿等為如何則可彥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當擇諸路長官八路監司兄不濟矣韓琦等上表進新修英宗十錄三十卷目三卷八月丙午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已出視朝繼以經筵將及日中乃还禁中入宮之後切聞亦不自安省閱天下奏事群臣章疏迨至昏

直又御斧火研味徑史博覽副書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
王之日吳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政：求治子令三年而功業
未著者殆未得其体要故也冬十月丙申門下侍郎平章事富
弼羅為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弼前後五章乞还政柄又教面
懇上深情其去以弼欲以西京養疾乃命判河南既入謝又辭
河南乞亳州許之令季士院貼麻改正于是治下六日矣弼初
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異恩蓋上意
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復去言于上曰比見親旧乃知人情大不
安進用多小人諸處地動災变宜臣安静上既許富弼辭位問
弼曰卿去即誰當代卿者弼荐文彦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

何如弼默然上曰人財豈不自知朕自度不能遠畧不過能保
祖宗舊業而已安石曰陛下不宜過自過託以陛下聖質如此
何所不可企及是日上問節財如何王安石對以減兵最亟上
曰比慶歷數已甚減矣惟別有措乃可耳安石曰精訓練募兵
而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可省已亥翰林季士司馬光對延和殿
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去何光對曰今已降麻誕告中外臣虽
言何益上曰試言之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
二參政皆楚人必将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
得更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边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
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临大節而不可奪尔昔漢高祖論相

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旁置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之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所以言不用與同不合也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太過但不曉事又批抑耳上曰韓琦敢管事賢于富弼但未強耳光曰琦實有忠于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群臣至于呂惠卿光曰惠卿光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但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應對明敏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若无才何以動人主因論臺諫天子耳目當自擇其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其人光退而奉季士陳荐史館蘓軾集賢校理趙彥若職方員外郎王元規甲辰內批宋守納可本官簽書樞密院事時守約以威武軍留後為步軍都指揮使王安石見之謂魯公亮曰此豈可奉詔公亮默然又顧陳升之曰此于理何如物議果乞召升之曰亦恐不允安石曰亦須為上論此後兩日遂罷守納簽書之命守納管軍凡十餘年專以嚴明所居肅然無人箴蟬上庭水亦擊去之人或札其過監察御史秉行張戢程願言每有奉職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先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動經旬日倘遇朝政或闕及外事有關係于几速不容後時

者耳目之司雖不應急陳聞不可得也伏覩天禧詔書或詔令
不允官曾涉私指置失宜刑賞渝制誅求无節寬濫未伸並委
諫官奏論憲臣彈奔是蓋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
无殊別何独憲臣隔絕殊異歎乞朝廷使依諫官例牒閣門即
許登对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閣上殿御史中
丞吕公著言昨令兩制改擇牧守臺省官及取士養人之法其
餘所以為治之具蓋欲一一修具此皆國家之先務而不可日
緩也當時人立異論皆以為不可變易而特以因循為便陛下
聖資起迄洞然遠照以浮議為非意者必將有為也而自尔以
來所施行者惟財用一二事而已如向之所設可以出治道化

風俗者久未聞擇其可者而行之惟陛下推篤好力行之意奉

之以終使三王之治遂復見于今日司馬光讀通鑑至蕭曹事

見聖十一月庚午述英講畢上留司馬光問以變更宗室法光

對曰此誠當變更但宜以漸不可異耳甲戌詔中書樞密院言

今所降裁減宗族新制內合具條件者令所司議定聞奏于是

乃依中書所奏詔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則疏封于爵土次

則通籍于闈臺並留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寔遠皇枝益繁

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于周

行是亦受分于流品雖敦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

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

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九宗紀遠近或聽
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貧得注科年或
諸王之女自主婚姻尽前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况我朝制作
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乃无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議將為一代
之通規載覽奏封具陳條目以謂宗祖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
公子孫耶有親疎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暨于才批之並優在
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于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
司之帝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意何疑告于將來肝頌明
命宜依中書所奏施行呂夷簡在仁宗時改宗室補还独官驟
增廩給其後齋大而不可止至韓琦為相嘗議更之而不果及

上即位遂欲改法于是王安石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善濶
十一月壬寅張載為崇文院校書先是呂公著荐在召對問以
治道載曰為政不以三代為法者終苟道也上謂載才勝刑恕
王安石亦以為然遂命之十二月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
四千餘枝權推官蘇軾言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克舜窮天下之
嗜慾不足以易其樂尽天下之患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
為悅哉此不過奉三宮之權耳且賣燈皆細民安可賤酬其直
臣罷之將來放灯与止游觀之類務從儉約頃者裁減皇族恩
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其間不能無少
望於陛下惟當稍自剝損以身先之上納其言因奏書獻三言

曰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書凡七十餘言軾素不為安石所喜使權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軾決新精敏聲聞益遠論事益不林三年五月同脩起居注陳襄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先是上患無知制誥執政以祖宗故事有直舍人院軾令襄為之王安石曰如此除人則不可輕與人資序而官易得人故事有是命襄辭直院及侍講于詔諭襄曰近除卿知制誥以言事未遂怨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已深惜違大特述旧職庶幾左右經術漸摩道義以釋所願聞襄終辭許之先是丙戌赦書令諸搜訪事有行義者以名聞朕且前陝孫令范育為宗文院校書育祥子嘗得呂對進復田役書上以

轉對章疏三十付育看詳育條奏稱昔故也八月上批近令司農寺專主天下嘗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事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所言看許合歸有司二十二事先是上怪中書事多稽滯王安石言臣屢奏中書事多宜哉省歸有司款諭修條例官先具合減者多名件逐旋進呈上許之九月濠源路安撫司言本路熟戶蕃部闕食乞降度僧牒百上批賜五百道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余穀賑接之四年春正月詔鬻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西常平本其省賑之即以廣惠常平寺倉所貯粟麥給之戊申記宣徽南院使郭遼歸院供職館閣校勘領臨為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寺事臨談兵嘗召對問以

兵李臨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係也因條上十事及使湖南議論与執政違戾因乞解官待恭詔歸館閣拱辰諭年乃起二月編修條例所言舍人院除官皆有定格除官之人无日不有而外制臣僚皆庶領他事自今内外餘除授責降至撰定檢用後之三月上召二府对資政殿出陝西運司奏慶州軍乱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彦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陛下即位以來厉積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墜不奔之處耳庶寅詔諸路置季宮州給田十頃為季糧乙未上論慶曆中財用未乏而事不振王安石曰財用足而後可以用兵然財用特用兵一事方今之事且搜奔人財理財用務富安百姓則夷狄不足論上論財用屈竭以為皆緣置官多王安石曰以臣所見似不由官多上曰置禁軍五十餘万皆以當直迎送官人占使吕公弼言先朝待制止破兩人剝員安石曰當直患待制非其人不能勝陛下任使壞朝廷事不患制當直人多夏四月詔罷陝西見行交子法五月乙丑司農寺言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庶請廣惠倉錢斛併入常平後之秋九月癸卯中書言天下選人俸既薄而又多寡不一恐不足以勸庶吏三司勘會開畫當增俸以聞後之先是選人廩給不足至請錢七千麥兩石而已貧不足自養則徃陷于苟賤不廉之地上聞之

故更此法其後三班使臣卒不及增癸卯侍御史知雜事鄧綰
上言欲乞賜錫慶院以為太季仍修五成廟古季詔將作監丞
宋靖國權發遺戶部判官呂加問相度以聞十一月壬午朔詔
應朝廷擢用才能賞功罰罪事可懲者勸中書樞密院冬專令
檢正檢詳官一員月以事狀進奏院編下諸路甲申詔蠲天下
見欠貸糧共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
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積日已久歲催索无已時
故尽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己酉司農寺言諸路賣戶絕田
產錢乞注本司移助常平余本注之五年三月上謂王安石曰
楚建中言昨陝西用兵凡費錢七百餘万有是否安石曰臣亦
疑之然建中稽考沈起簿書數果如是錢銀紬絹共千二百万
貫足一路丰年有奇所費已如是之多何田供億因為上言西
事稍弭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因弊唯兵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
國可以富強餘皆不足議也已亥詔勲臣後雖有致仕官依无
人食祿推恩先是明堂赦文曾任兩府及節度使之家明有一
德而後嗣无人食祿者其子孫量才祿用既而有司以致仕為
食祿故有是詔五月癸未詔地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史部流
內銓南漕開封府吏祿其受財者以贓法論六月丙寅詔西作
坊鑄京師諸門銅符契三十四上以京城門禁不嚴素无符契
命樞密院約旧史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取之分左右給

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密于舊矣。乙亥樞密院言仁宗時嘗
建武季既而中輟慶曆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季八月戊午罷之
乞復之詔于武成王廟置武季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閏七
月丙辰知穎州翰林季士呂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劉孝
孫劾公著在穎州多飲宴子弟以公庫器皿于豪民家質錢由
是部吏无所畏憚詔轉運副使陳知檢按覆皆不實上謂王安
石曰致知公著必无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實病劇或不治
置与依新法置通判公著安正月所安石曰公著但寬弛非強
復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開局亦无害改
以太常寺處之御史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蝗蝻為
害須捕尽乃得奏大令各府祈保郭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
四十九收而三十九狀除補未盡進奏院以應法不敢通奏且
蝗蝻几遍河朔而御史拘支封進奏牘姑俟其撲除尽淨方許
聞則陛下歆上谷天戒而下恤民隱亦晚矣惟陛下財省御批
令進奏院遍指揮諸路後應有灾傷並仰所在畫時間奏以稱
朝廷寅畏天威遇灾恐懼之意乙丑遣起居舍人樞密都承旨
魯孝寬趙子几往河東路察訪義勇利害及体量官吏措置常
平寺不如法八月賜太季生葉適進士及第為試校書郎睡州
推官鄆州季教授適處州人管勾國子監張墟言適景試優等
也是月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九月辛丑同

知諫院張墟言朝廷自推行新法以來迨全數歲州縣之吏多不能悉公惟藉監司督責近者監司所至方請知利害又已移領他路乞自令諸路監司並令久任顯有勞効就加爵秩上因曰今官吏數易何以成治漢宣帝責任有勞者增秩賜金正得其要諸任監司但委任責成如其不才即與廢退則自當奮厲十二月詔差官檢視陝西武備後知華州呂大防請也大防因山崩陳私憂者三過計者一以為三路京東人情剽悍最宜先慮沿邊則有城池兵械可持之具而內郡武備素隨將帥多未選揀乞精揀三路京東守臣廢使姦猾將亂之人无所窺伺万一有虞則吾亦有以待之詔諸路季官並委中書選京朝官選人或奔充又詔諸路擇奔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委國子監詢考通經品及新及第出身進士可為諸路季官即其所著詞葉以聞上詔諸路察訪官河東兩浙路許奏奔選人充京官職官縣令十二人餘路十八升陟不限員數戎申詔創水碓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減官司容縱亦如之六年六月中書以勸課農桑之法奏御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為州縣約此以為賞升其戶等耳目有條約可申明之已亥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其所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為判監軍器曰領于三司冒案至是始按唐令置監而始廢冒按為先是上語

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一朝一夕且須預具上乃設置監設官提奔翌日遂有是命八月己亥樞密使王允言朝廷開廣言路微至于庶人皂隸苟有可言皆得上聞此至公之議也而比矣士大夫輒以書啟或家信投有位其間排詆營勅增飾事情嫌愛在心言无忌憚雖朝廷必加審核至蒙原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含沙射人來緼還婦懷陰害以中良善託公議以售私恩其夙浸成貫玷聖政乞有司申嚴法禁庶懲薄俗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守條制九月戊申淮南東路轉運司言直揚州民逐熟于泗州見振救及兩浙提典刑獄司言閩州旱甚乞廢倉者或量給僧度牒及紫衣師號敕募人入粟以備賑贖詔各撥常平司糧三万石募飢民興修農田水利丙辰引進使眉州防禦使李端懿言朔望御文德殿初寒戒畧暑數煩清禪紫宸之朝歲中宰御歆乞朔日御文德望日御紫宸所貴正衙內殿之朝儀並奉送之十一月冬至奉安中太一神像詔天下係囚死罪以下並錄之應諸路灾傷民戶奉名說物失計致違有限不該減放者監司体量減放先是上以久旱歆因冬至發德音順承太一之貺手詔令輔臣相度王安石等請如詔旨擬合施行事目進呈上于禁中增入減放一節蓋其察政事恤民如此一旦上怪陝西兵少財用不足又以為轉運使非其人曰使此輩理財奉事未得安在曰恐未可歸咎監

司練既用兵即所費必如此至于紫小失計亦或有之未必便
能致財用闕之也七年二月上因擇帥之難歎曰薄言采芑于
彼新田宣王能新養育人未遂可征伐獫狁而垂剝來威今朝
廷可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御等宜為朕養育人才以當
緩急之用上又歎要一奉使如富弼之办者亦不可得安石曰
恐不至如此乃陛下察人才未及七年三月癸亥上批聞都下
米價踊貴可令司農寺發倉常平米不計元糶價比在布見
價之直量減錢出糶斗錢百五十已詔司農寺以常平三十二
万斛三司米百九十万斛其價直斗百錢至人減十錢益置官
場出糶民甚便之乙丑詔曰朕涉近日災眚于致治失決中上

于陰陽之和乃冬迄今早暵為虐間諱有司損當膳避正殿冀
以塞責消變歷月滋久未蒙休應中直以具震悸靡寧意者朕
之聽納不得于理欵獄訟非其情欵賦歛失其節欵忠謀讜言
鬱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欵可嘉氣之久不効也
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翰林李士承旨韓惟
之詞也先是惟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柰何維曰
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
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塞上感悟即命維草詔
詔出人悅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
堪嘆懇惻歎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數常免湯所

不免陛下即位以來景年豐稔今早曠蚤遠但當益修人事以
應天灾不足貽聖慮耳壬申上批應灾傷路分方由保甲除已
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兩上論及免
役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當使方往出錢輕如往日便是良法
至如減定公使錢人尤以為言者此實除去衙前陪費深弊馮
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于受民然措之間或有未進陛下但當
廣開明尽天下之意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各改作則天下愛
賜矣五月戊戌朔天章閣待李師中言臣聞應天以實者見于
行事動民以行者不以空言天生愚臣蓋為聖世伏望陛下詔
方正有道之士召詣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
輔聖德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因捕其語遂貶和州安
置詔熙河歲計用錢令鳳秦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畧司用具无事
時一年收支數申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万緡癸丑李士
承旨韓維知河陽自以言不用數求去會兄降入相又援故事
乞補外遂出絳入相維實章其制時人榮之六月癸酉河東都
轉運張景憲為右諫議大夫再任先是諸路官吏行新法或違
失監司多所奏劾人情惴恐景憲不効一人議者欲分河東為
西路事下景憲言河東他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无
相通以備邊買其議遂罷兩浙路提刑盧秉為太常博士升一
任兼提舉監事歲課增羨也是時蓋已徙江南東路矣上謂輔臣

曰知州轉運使令久任呂惠卿曰衆議皆以奉縣令為急不知列官分取何處不擇人上曰刺使縣令治民為最近故以擇人為急外縣令中明有績効朝廷濯用三兩人以砥廢官不亦善乎秋七月戊戌詔以十一月有事于南郊戊申賜僧度牒二千五百試監主簿齋即州助教勅告補牒五十振貸涇源環慶路漢蕃飢民及為求吳路常平糶本八月庚午詔監司每半年一具有无措置改正事及保赤等所屬官申中書考察如有可以施行即下所司今通關所屬沿河北轉運判官呂溫卿請也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為河北西路察訪使代章惇也先是遣內待籍民車以俾邊人未喻朝廷之意上下騷動又市場為患西蜀

井鹽不可禁欲盡實私井而運解以足之二事言者墻追未者括時修起居注與上言車戰私井利害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公有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上其多太平車之說括曰聖王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虜言可禁括不敢以非為非也九月是時諸路災旱有司未能賑濟壬子上諭輔臣曰天下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糶便二者如權衡之相依不可輕重如此民必受賜今日司務行新法惟欲散錢至于常平日規無人督責者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謹守之壬戌詔河北傷州三軍糶糶仍令輔運司具見管及所賜錢糧有无闕少以聞辛巳詔河南發運使歲買西浙紬絹自今

于所產處置場河買或預給錢毋得抑民先是既詔民輸免其
行錢而知開封府孫永它日因對漫論非民所願于是言者論
其不便義在沮今而御史張琥又言之河陽端明殿李士韓維
元与永同詔皆不當十一月庚子永罷府事維落職己未冬至
合祭天地于南郊以太祖配却天下十二月上封事者言河北
西路灾傷乞逐州委官擣名山大川靈祠河北西路縣州自今
禱祠祭祀並儀以省錢買禮科八年正月丁酉彗出東方己亥
宰臣王安石率在位之臣直言遂詔中外各言朝政得失中丞
鄧綰又言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叶濟為奸庚子惇罷知湖州
于是知制誥沈括权三司使壬寅大赦天下彗威初吕惠卿既
為手實法司農寺下之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知密州蘇
軾謂援奉常平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
農是于造律使者上曰姑徐之是時縣或灾傷則亩以是豐歲
于是荆湖察訪胡宗孟言民自拱手實无所擾也何待于農穰
武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辛丑詔從之二月己丑看詳
編修中書條例李承之等上礼房條例十三卷并目錄十九冊
詔行之四月上与安石論理財安石曰但審計无為小人所撓
令才士肯為陛下尽力則極有可理之道魯孝寬語以為兩
共事不如專任一人先是上批聞河北河東上等戶至今流移
不絕或緣与下戶同保請常平錢穀保内人迫因食多已逃

外權將來獨于戶下催理故一例迂避宜令所在体量以聞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諸路体量奏狀以聞稱或為分房減口豈得未之遷移不知當時誰謂陛下言此上曰忘託是誰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實即是州縣監司合根究蔽欺若有事實即如此誣罔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日達聰則容長比輩適足自蔽身閤四月上論宣王時无不自尺以奉其上呂惠卿曰宣王時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宣王盛時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則我友敬矣諛言其善人君子乃念乱不暇豈復有自尽之上之事上曰宣王犹能終于考牧復也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无張仲在内言甫无以成其功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縣買借貸斛斗王安石謂韓絳曰此不可行絳曰民細不得須看寬恤及進呈安石曰近歲方鎮監司唯以媚民為事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存飢乃其所願也前問以北事乃云須進改前所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于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与之計國事此所謂啟寵侮五月丙寅命近臣禱雨天地宗廟社稷己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業康直往鄜延環慶路賑濟飢民冬十月壬辰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為宣徽使判度天府方平在朝多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乃對請便殿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要者欤何欲求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常與人交惡但

欲歸老耳上之不可留乃有是命謂方平曰朕初欲卿占韓絳
同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受先帝
末命卒无以副朕意手因泣然泣下中書請出錢二百万緡散
在江淮等七路遇穀賤糶充計外遇價貴亦許量減價糶送之
許借留內藏庫上供錢物及倉運司蓄息錢總二百緡分三年
撥還十一月癸未右諫議大夫集賢李士宗敏永為龍圖閣直
學士右司郎中知制誥陳襄為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
甫言近者郡臣專尚告許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學之人以
變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自熙寧三年始制
天下吏祿而行重法以絕請託之弊其言京師諸司吏祿錢
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及括為三司使當熙寧八年其年
支吏祿凡三十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貫有奇京師舊有吏祿者
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云九年三月庚申上論人財以臣下
登對多窺測人主意為迎合之說其不中理者朕因加詰難欲
使知上意所向者然亦慮緣此有不敢言事者輔臣對曰唐太
宗之威嚴槐證之切直終優容之其後不悅證者蓋不當以諫
草示人也上曰槐證以諫草示人非楊士之惡特好名耳六月
壬子富弼言天子无戰事唯下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比其取也
切乞重之又重也此劄子只恐陛下畧知外事一二而已乞石
降出庶免後悔也八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

寺近降勅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實損
大幹乞朝廷不賣闕伯微子巡遠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
尚前烈之意上批司農寺鬻天下祠廟奪國贖神為甚者可
速令更不施行其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劾之冬十月上批躰
問得前日小雨于農夫亦小有濟宜擇日賽謝戊子上批翰林
李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士荐人不循分
守可落冬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魏州十一月御史彭汝砺言
臣觀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同之則衆奉之以為奇才為知治俸
而果用之異之則衆愚之以為同俗為不知變而果廢之而是
非在己不在同異使同之而有所附焉則蚤同乃所以為欺也
異之而有所取焉則蚤異乃所以為忠也夫上之所好惡民表
也上惟同之為好則民亦以同為貴惟異之為惡則人亦以異
為賤十年二月侍郎御史周尹言昨彈李稷任法不公及不葬
父事乞早降手詔李稷改軍器監承御史彭汝砺言切聞河東
京北盜賊不禁至白昼殺人于市攻城畧邑巡檢縣尉職在追
胥指蹤有待臣覩漢京屯多盜起王尊于久廢渤海驚擾日矣
遂于垂老乞選通明智略之士更領州事稍寬諸科率欠負以
安下戶甲辰詔已差徐膳具可以寬恤振補事以聞後禧上賑
卹事一曰蠲賦稅減役錢二曰除欠負奉孤遺三曰罷抑變禁
科置事四曰放鋪夫生役人五曰省地理省科掄並後之五曰庚

申詔以歐陽修五代史臧秘閣癸亥知越州資政殿大學士趙
抃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什五六諸州皆榜衢
路立告賞禁增米價抃獨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
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无餓死者是歲盧秉奏計上問
曰如聞滁和民食蝗以濟有之乎秉对有之民飢甚死昔相枕
藉上慘然曰獨抃為朕言与卿合前比發運司入奏多獻羨餘
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償三司曰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
路財賦以時上之卒无羨餘以進者率正數也己遂禁絕上嘉
納之秋七月辛亥詔以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辛未太常丞集賢
校理知湖州鞠真卿為太常博士直秘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
辰鄧潤甫言其卿台改官至登朝三十年米常陳請磨勘故也
丙子詔太常禮院續修禮閣新儀八月戊戌詔監御史裏行黃
庶為京東路体量无抚庶既受命奉條百餘事郡守縣令能救
灾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券倉廩府庫以賑不給水占民
居未能復業者著擇其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
者遣使移給之皆使有粟所灌郡縣蠲賦弃責流民所弃男女
于道者杖券之年壯而飢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
田三十万頃壞庐舍三十八万家卒事所活飢民土十五万三
千尸壯者就功而食又二万七千人得七十三万二千工給常
年牛備杖錢八万六千三百緡歸而論荐一夫後多朝廷所杖

用云甲辰詔內外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各運轉運使提點刑獄
轉運判官各奉文臣才行堪升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隨才試
用毋得奔館職及兩府已之親後監察御史王庶奏請也初庶
既奏請上用其言故有是詔應詔者百餘人庶又言勢孤地寒
跡遠下僚者既得以名聞于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而用之則
急不之詔不虛行于天下冬十月乙未知河陽呂公著提奔中
太一宮公著至京師對延和殿勞問至上曰不見卿七八年殊
覓卿老也公著面對曰臣伏說近詔奉才行堪升擢官然數年
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
未必盡出于迂濶繆戾而難用也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
者皆譴遂不復收用故公著見上首言之十二月丁丑朔壬午
詔自明年正月朔旦改元為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陳
襄集賢校理經履李清臣王存祥定郊廟奉祀禮文壬申光祿
卿知潞州史炤再任炤考課為河東第一故也閏正月戊子權
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砺為江南路轉運判官辭日後上疏論時
事且言不患无將順之臣患无諫諍之臣不患无敢為之臣患
无敢言之臣上察其忠慰諭久之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庚子初澶淵決水復塞召公著奏疏其畧曰近日數起詔獄
遣僧煩衆有司極于鍛鍊卽下无不震恐比至臨決多泣未減
昔于公一群之獄吏耳犹以陰德有報充太子孫今不乘之尊

六合之廣，布德施惠，固宜受福，无強施于万世。月吕著入对上，迎謂曰：覽卿所奏，深得近臣尽規之義。時獄犴浸繁，而上繼嗣未廣，公著詞順而意切，故上納焉。公著因面奏，宜增館閣之選，又論宜寬縣令之制。八月丁卯，知密事馮京疾甚，上中夕詔左右適夢京造朝，甚慰，乃賜詔曰：渴想形似，不忘夢寢，及疾愈造朝，上首以所夢語之。九月乙酉，吕公著節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公著既就取，与同列奏事畢，独留謝，固言臣老于開外，蒙陛下收之桑榆，唯之孝，納忠以報思，愚自熙寧以來，因朝廷議論不同，端人良士例為少人，排格指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此非國家之利也。願陛下加省察，上曰：然，當以次收用之。冬十月己未，權斧遣州羅觀乞頒義倉法于川陝西路，浸之詔瑞明殿直季士兼翰林侍讀季士提齊崇福宮司馬克子康充編修資治通鑑，听檢文字，浸之十二月，崔台符為大理卿，作大理寺。凡十有七日而成。二年五月，群臣奏事，垂拱殿御衣有虫，善入人身上，亟曰：此死虫也。三年二月辛丑，命輔臣祈雨。三月乙酉，宰相平章事吳充罷為吏部尚書，覲文殿大季士西太一宮使，先為相，務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所言于上人，先知者已丑。上以慈聖光憲故，大推恩于曹氏，凡被賞者百餘人。上又曰：褒寵外戚，誠非國家美事，願以慈聖光憲有功于宗社，宜優卹其家耳。公著因言：自百十因乱家，不過親任小人宦官，通女謁，寇

外戚等教事而已上深已為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
著假此以諷上既退薛面歎曰公乃敢言如此事何向汗流浹
背夏四月乙卯御史中丞季定言奉行朝廷法令以致之民者
諸路監司而：鈎考之法令御史臺分察官司違慢若推此法
以察諸路監司宜无不可者苟如此則朝廷法令不至隳廢沒
之內成詔群臣直言時占者講京城有兵變詔修京城儲軍
器訓係甲恭保馬知制誥王安礼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
意者郡臣是非好惡有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不察主上惠恭
元元之意用力殫于溝瘠取利寔于園夫殆有以召星變臣願
陛下省不急之改作紓弗勝之功力至于祈禳小數貶損旧章
恐非應天以實者上覽奏加歎他日進對上曰王珪欲使卿條
具所以朕常謂左右大臣宜導下情以達于上不應沮格人言
以壅塞人主今以一指蔽目雖秦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之蔽
君何以異此朕今信卿：第言之閏九月壬子詔于都城門外
賜文彦博餞送御筵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同赴上自為詩賜之
詔命參知政事卓惇為之序詔彦博曰卿在仁宗朝奎冠三事
懷忠奮策迄有成勲來覲外廷相成宗礼崇進公品往往洛師
錫宴賜詩昭示殊礼仍教近輔序而識之庶傳无窮者見賢業
其承朕志聃眷思今賜卿詩序至可領也乙卯潞國公文彦博
為河東永興節度使韓國公富弼為守司徒刘沆追謚文安王

堯臣改賜謚文忠堯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為秘閣校理冬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表上元豐群縣志凡三十卷十二月乙未朔詔：路監司具到部下知州通判治狀最優有未經朝廷任使者令中書籍其姓名

元豐四年三月甲辰輔林季士承詔即張璪為太中大夫參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荐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為不賢諗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為宰相三荐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姑試卿：德不回朕復何慮知制誥王安禮為翰林季士安禮于訓辭切不經意向典膳豐閣上教彌之御史豐稷言安禮性行濞僻師言鄙之擢在詞禁地親職重將何以訓多事儀四方御史朱服又言季士或不專以翰墨為事今安禮行義如此而朝廷擢不：已豈是陛下昭示好惡使人之所避行者灾伏望：追寢安禮新命不輒戍申詔河東河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墓所在以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詔封嬰成信侯杵臼封忠智侯立廟載在祀典大月甲子有上書乞審擇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徧知惟立法于北使象之于彼法之則為是皆之則為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改也夫家自為政人自為俗先王所以必誅朝廷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至衆行之數年自當得人元豐五年二月

上曰刺令縣令治民為最近漢刺史有入為三公者蓋重其任
耳今藩郡不過數十徃之多不得人則縣令可知也自今更宜
謹擇辛亥分命輔臣祈雨四月壬子知開封府王安禮言三院
獄空安禮事至輒斷庭死屆訟久繫侍办者一切論決于是以
獄空禍諸府門遼使過見歎息稱以為異事上曰昔由余聘秦
現政內史廖肇送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
事能駭動外夷千古无媿矣壬戌崇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
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蔡確既為右僕射且
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閔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
之王安禮問上曰陛下用確為相豈以材術卓異抑亦迂步適在
此位耶上曰然安禮預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得自大上每燕
見大臣多及前代兵止事上臨御久群臣俯伏聽命无能有所
論說時因奏事有被詰責者安禮進說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
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庶隅者居之則朝廷尊上善其言七月
乙未上謂輔臣曰唐明王晚年逸豫以致禍亂如本朝无前世
離宮別館遊豫奢侈之事非特不為亦无餘力可為也蓋北有
強虜西有點羌朝廷汲汲支梧不暇然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
有城國有行國自古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北之漢
唐尤強盛也六年八月詔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宗
孟坐違法繕治西府先是宰相同对上有无人才之嘆宗孟对

曰人才半為司馬光也說懷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无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敢取司馬光邪馬光來論別事只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蚤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冬十月詔封孟軻為鄒國公以吏部尚書魯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屬兗州未加爵命故特封七年五月范純仁權知河中府官制初行上欲召純仁弟純粹由峽西轉運副使入對上問純仁无恙純粹對以寔故上悟尋有是命純仁至河中時督教保甲甚嚴非老幼不許在家農事皆廢純仁上疏曰欲乞叔任教閱不報六月礼部言歐陽修等編太常同革礼始自建隆迄于加祐為百官加祐之後缺而不錄熙寧以來礼

文制作以垂法万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閱從之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賜銀絹衣帶馬奉詔即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已司馬光及呂公著為師保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于光乃謂耿方員外郎刑恕曰上以君實為資政殿學士異礼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書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与光之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笑而不答亦再辭而後受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近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間三省樞密院八閤聖体見于上榻前三月戊戌上崩于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皇

帝即位史臣曰上听明英睿天姓孝友事西宮竭誠尽力天下
称孝慈聖光憲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既除喪思慕不已歲時獻
酌每至繼仁殿必動器群臣礼遇皇后宮庭肅正親愛二弟无
纖芥之間終上世乃居外弟垂季高遠言必據經深造道德之
蘊而群于法教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間一日御筵英講讀虽
風雨不易禁中規書或至夜分在東宮素聞王安石有衆名熙
寧初擢輔政虛己以聽之安石更法令中外爭言不便上亦疑
之安石不自得求引遂八年不獲召然恩顧不衰司馬吕公著
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称其賢厉精求治如恐不及總攬万几
小大必親過休假期獨問御殿決事或日吴不暇食至兩宮遣人
趣之侍臣有以為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乃喜勞惡逸誠欲
以此勒報之也將定官制犹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乃成人皆
不知雖治尚嚴整智勇果斷而造次必仁恕群臣進見顧問或
不能对上恐其失次輒頤而言他有忤意者虽甚不樂終保全
之每嘗用兵或終夜不寐边奏絡繹于礼處每号令諸將必丁
寧詳密受以成筭虽千里之外上自節制机神鑒察无所遁情
恩威相濟人不敢不尽力如李憲張誠一輩虽甚親用然未常
弛其御策无不畏上之威明而莫之敢肆敌先取灵夏臧西羗
乃圖北代積粟塞上数千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沒知
用兵之难於是亦息意西伐共在位十有九載規模遠立取法

三代由漢以下陋而不敢而謙冲退託去華務實終身不受尊
號比成帝王之盛德也

神宗任用安石

嘉祐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用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脩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
安之石復辭至七八乃受于是徑遷知制誥安石自
此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過舍人院不得申請除
改文字安石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

安石于是為執政忤

治平二年冬十月復以安石為工部郎中知制誥母
喪除故也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
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不起或為不
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魯公亮對曰安石文字器業
時有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有疾病不敢欺罔
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肯有肯釋罪
不肯入謝每以為韓琦阻耶已故不肯入朝公亮曰
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皇聽奎曰臣嘗與安
石同領羣牧備見其臨事迂濶且獲前非萬一用之

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聰非臣熒惑聖聰也上未
審奎重言之上納奎言于是安石不再召

癸卯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
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四年春神宗即位八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
石為翰林學士召用上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季也
奎曰安石文行實高出于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
迂濶上弗信于是即召用之制曰王安石學為世師
行為人表庶于自進優處于東藩茲有僉言宜還中
禁俾夫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于豈特專文墨視草而

已哉可特授翰學士 熙寧元年四月壬寅詔新除
翰林季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
道德仁義有忠言如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
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
事以克舜為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度
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于後
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克舜為至簡而
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季士大夫不
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克舜為知不可為高聖人
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可為責难于君

然朕自視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

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曰本朝乘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与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与季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任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和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无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叙立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課試之方監司无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难于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乱責交私養望者多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阻故上下偷墮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无異于庸人農民懷于役而未嘗時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勅訓諫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伍卒无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宗室则无教訓選奔之實而未以合先王陰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无法故雖儉約而

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无
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无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
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
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
无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
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
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
也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主數遍言本朝
事可謂精盡討治道无以出此上曰卿今所言已多
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

後錄

丁丑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安國安
石弟也于書无所不讀數奉進士試禮部輒不中又
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策第一召試密閣母喪罷上
即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薦之樞密副使韓絳劾亢又
同以安國所著序言十卷進上于是出手詔稱美令
召試舍人院七月詔司馬光王安石同定登州謀殺
刑光与安石異議安石不曉法好議法論者不以為
是時知諫院吳申上疏論事輔臣以申疏進呈祖宗
成憲不違朝廷衆論上笑曰衆論何可不違刑名末

事尚不違况遠大者乎李士王安石曰先生但稽于衆非一：沒也又曰且如謹奉成憲不知申意欲何如謹奉若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謂之謹奉成憲恐非是上由是不聽申言罷申諫職八月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倍祀官並蒙賜賚實非臣等所安欲望特沒誠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送李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安石曰國用未足猶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洪羊能

致國用之饒不取于民將為用乏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豈獨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中嚴外辨沃盥奏悅中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賞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所言意草批劄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

上欲用王安石參知政事以問輔臣曾公亮因薦之

唐介曰恐唯大任上曰卿謂文季不可任也介曰泥古而議論迂濶後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果用天下困于擾諸公自知之時執政進除日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安石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如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陛下以安石為可大用宜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于翰林李士必以臣為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知天下恐非信之体也介雖言然上意益向安石矣曰唐太宗必得魏邈公劉倫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對曰魏邈公諸葛亮皆有

道者所蘊何足道哉以天下百年承平季者之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精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必為小人所蔽因奏懷而去尔二年二月王安石為大夫叅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為朕推行料卿季問如此亦欲施設安石對曰臣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為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則安常習政而无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向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後雖然照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宜先請季使于

臣所奉本末不疑庶几能粗有成上曰朕知卿久非
適今日也上曰朕仰慕卿道德不知卿所施以何為
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上以為然
自此安石取祖宗法度變更之天下騷然矣詔立制
置司條例司甲子命知樞密院事陳升子及王安石
領其子安石曰今財用分子開闔歛散不能相通故
多費失天下之財使利出于一孔自秦漢以來季者
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
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然此法既修必
大違流俗而異論者衆在陛下先有以斷之然後可

為此須藉人才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
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雖知今使能者埋財
則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敗事况所擇而使者非一人
豈能无此失上曰自来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
以事少成故置司以講求理財之術安石因請以呂
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冬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太
子中允崇政殿訖書後九月又加集賢校理初欲置
惠卿經筵曾公亮以為京官无例須換朝冠公亮又
曰經筵官不可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謂无害乃已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條例司難以簽書欵今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王安石提本安石曰臣熟推此事但可如故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理財特置一司于時事以為併之无傷安石曰今分為一司則事易商議若歸中書則持四人无議然後草具文字恐成須遍歷四人看詳然後出于白事之人亦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為奸况制置司所奏請皆關中書審覆然後施行自不須併入爭于上前日高不次乃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上欵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為非便曰陛下非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用事甚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校多欵善傳會以取富貴為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為揚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欵為自條例直奏行之无漫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為小異湯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

竟詐深德之故安石推升之曰茲事盍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為己任也安石大恐二人于是乎始判己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集賢院孫覿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蘓試及覿王安石曰試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孝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擾游浸權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附麗歐陽修作正統論早望之非之乃作論排章望之其論都无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蘓木入川此人所共知司馬言呂

惠卿受錢反言蘓軾平靜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所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閏十一月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上問王安石以貞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錄當時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癸未上謂安石^王韓維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疎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

曰自外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于衆議若謂奴
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已來几日在外人如何
奴事得三年春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者
本職外毋得侵預外事以擾民右正言李常言臣近
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
萬貫隨和買絹錢俵散今却每貫納見錢一貫五百
千常稅折科和買之外又取二十五貫又詔諸路常
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並取民情願
今慮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翻成搔擾其令諸路
提點刑獄官体量覈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阻遏
願請者罰餘見青苗門

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為批答曰
朕以才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岩穴推心委誠言聽
計行人莫能聞衆所共知今士夫沸騰黎民搖動乃
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无憾朕之所望
將以諉誰安石得之怒即抗章自辨上封还其章手
礼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朕失于
詳閱今覽之甚魏又明曰安石乃入見固請罷先是
文彦博屢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暮年聽去韓絳与
王石協力排彦博每议事絳多面沮之彦博内不平

遂引暮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面諭復視事安石之在
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
趙抃獨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安石入卸上
勞問曰青苗法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安石
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
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常皆稱有急奏乞登殿言
不當聽安石去位意甚惧及安石復視事子韶等乃
私相賀安石復視事忠氣愈悍而責公亮等曰為宰
相當有執守何得妄降劄子今休畢抑配青苗又輟
刪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抗安石既得每贊上以

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
符堅代晉以獨斷而止齊桓等任管仲而霸燕噲等
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
用軾安石必阻毀之軾又上疏曰陛下自歲以來所
行新政皆不与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
上以試所對策示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
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
公亮曰軾但異論耳无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
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為其材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
減芻秣加箠朴手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

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且如軾輩其才為世用甚少為患大陛下不可不察也上諭安石聞有不足之說否安石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別昨問矣

吏部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叅知政事絳間与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李定為御史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溫為工部郎中

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雅善安石呂公著之為中丞也人謂景溫先必舉御史及公著罷乃有此除四月上謂司馬光曰王安石不好三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懷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奸邪而為安石謀王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洵三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与此三人共為天下也遂退

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奪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曰俟群言稍息當罷之不款急罷恐傷王安石故也三年六月降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稅坐違詔旨不散常平錢自劾也其後乃上書稱青苗法實便初自述不知爾時叅知政事馮京款緣此獲用之宰相王安石曰為人反護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時內初置保甲且觀其端而知宿州元積中逃乞布之四方故京師為之數百年誤用刑名

今乃得止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丙戌貶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胡宗愈通判貞州仍落館職宗愈為諫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辭多微婉故御批有潛伏中傷等語或曰御批乃呂惠卿筆也初款與知縣魯公亮不可始除通判七月樞密使呂公弼罷知太原粥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曾公亮韓絳極稱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款用蔡挺既而款併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異論尚紛：用光即異論有宗主令但款與農事而諸路官司覲望莫肯向前若更使異論有宗主即事無可為者上遂

不用光公亮曰貞宗用寇準人或問其宗曰且要異論相攬即治道何由成若終令君子與小人相攬則君子但有奉懷而已上以為然癸巳賜大理寺丞王欽臣進士及第秘書省正字唐峒出身初峒為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薦峒宜在館閣故得召對峒有才力韓琦甚愛之既去乃聞其言七月龍圖閣學士大夫祖无擇授忠正軍節度副使嘉祐中无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時詞臣許授澗筆物安石因辭一人之饋不獲意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安石以母憂去无擇

取為本院公用安石聞而惡之以為不廉安石既當國无擇遂得罪秋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召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供况當進用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曰臣素與安石善知蘓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公著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上曰安石與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隱乃安石之至也又曰青苗已顯效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之黨以為是癸巳上曰蘓軾非佳士光曰豈

不佳于李定不孝安石喜之用為台官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以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所托向曾布巧黜善迎合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布資序甚淺人尤不服向布固辭卒罷之庚子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兼三城節度向安石陰助之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厲聲与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為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責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安石猶以公亮不尽同已數加毀

訾公亮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于是乃聽公亮罷相司馬光登對乞許州及留台上曰必得許州乎光曰臣安敢必但稍便鄉里即臣之幸也司馬光知永興光辭上謂光曰今委卿長安邊鄙動靜及木落民間利病當以聞光曰謹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為陝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東西浙耳冬十月職方員外郎鄧瑄為集方校理校正中書孔目房公事館故名維清双流人奔進士高第累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稅錢法苟百姓無不歌聖澤臣以所見寧州向知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不

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于浮議也又与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驛詣闕時慶州方有夏寇綰進呈邊事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綰自至京師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我須為之尋之命綰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十二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知鄧州呂誨提奔嵩山崇福宮先是九月上欲移誨知河南命未下而寢誨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犹言之不置于是以疾求賢

故有是命會詔兩制齊諫官衆俱以當今宜為諫官者无若蘇軾于是鎮以軾應詔御史知雜事謝景温安石弟公國姻家也景温意軾為諫官以攻安石短遂以謗語力排之范鎮奉軾為諫官軾前丁母憂多占人船販私蘇木安石下淮南江南東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体量其狀事不实士論薄之鎮又奉台州司戶叅軍孔文仲賢良對策極陳新法之害初宋敏求第為三等上覆考王珪書以第四等詳定韓維送初考安石見而大惡之密啟于上以御批點文仲今再進呈乃下詔罷歸故官孫固屢封還制書不許

鎮于是曰吾前奉蘇軾為諫官後奉孔文仲賢良方正可謂无負朝廷矣即日上章乞致仕馮京辭之曰叅政何必尔遂落鎮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任命舍人蔡延慶為告詞有詆欺要君之語安石犹不快自加改定極其醜詆明日延慶賀鎮且以制詞出于安石為解鎮誦之笑曰才無任職之能鎮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即上表稱謝云望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臣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初至和中趙抃為侍郎御史与鎮爭劾宰臣陳執中家决婢子事与鎮

有隙至是安石恨鎮數訐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抃抃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即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杜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悵然謂抃曰公不与景仁有隙手抃曰不敢以私害公也丁卯右課議大夫叅知政事王安石為礼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叅知政事丁酉魯布知制誥上初欲用張璪王安石安石意璪不得知制誥冬十二月章惇經制夷事官吏多為所狎侮独高英与抗論不少屈惇竒之乃薦

商英令王安石于是召對擢用五年正月辛丑司天
監靈臺卽亢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遂
謁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
城安石翌日乃出王安石臣竊觀陛下所以未能調
一天下兼制夷狄正為不明于帝王大路未謂如此
小事不察也陛下修身齊家雖克舜文武亦無以過
至于精簿書刀筆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
帝王大畧似當吏討論今在位之人有事韓琦富弼
如僕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而况夷狄乎二月上
又言三司判官當督察安石曰且刑名法制非治之

本當更論講帝王之道術而已若不務此而但欲多
立法制以取群臣恐不濟事是日王安石留身乞東
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所以為朕用者非為
爵祿但以懷道術可澤民不當自埋沒使人不被其
澤而已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
之說心稍開悟卿朕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夏六月
丁卯王安石惡字評必欲去之既上壽新儀詞誕
慢若推鞠卽明見欺罔之狀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
上批令評更不管勾閣門事已王安石謁告上令馮
宗道抚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解机務上怪安石求去

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上曰卿无乃謂朕有疑心自制詰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祀朕固知卿不為呂誨所惑呂公著與卿交游至相善然韓琦必以兵討君側惡朕人亦不為公著所惑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得安有不為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无蒙者乃其有蒙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約令人中書安石復其奏而閣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甲戌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

臣不敢固違聖旨然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強即須再煩聖聽秋七月前處州縉雲尉條例刪定官郭逢源上疏曰臣竊觀自周文武以還盛德有為之主固无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而後如王安石者未知有也又上疏曰廢去樞府併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帥合文武于一道歸將相于一職復兵農于一致此堯舜之奔也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难得如逢原亦宜曉事可試用也貶太子中允同

知諫院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唐峒為潮州別駕初以
王安石荐得召見驟用為諫官數論不得遂因百官
起居越班扣陛請对上諭止之峒堅請上殿讀疏論
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峒疏留中
其畧云安石用魯布為腹心張璉李定為爪牙劉孝
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廝役逆意久不召還
附同者雖不肖為賢又作奸令章惇變李定獄事又
擅設宗廟事有輕神之心保甲以農為兵凶年必致
恐叛免役損下補上人怨咨而令堅司壓塞州縣
事不上聞又保甲事魯布蔽塞人情欺誣人主以為

情願又置布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休
甫盧杞翌日執政進呈安石峒素狂不足責乃改授
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六年二月先是王安石以
病謁告彌旬乃求解机務且入對上面还其章安石
固求罷上不許上曰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有成
功久留无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聖聽日躋臣非
所能仰望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賢路又病
所以求罷非有它上曰朕置卿為相事賴卿以濟
後來可使者何人孰可以為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
豈可謂无其人但陛下未試用耳上再三曉諭安石

乃告乞將理既而上又召安石于零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諭旨于是安石復入視事

夏四月上令沈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與聞凡奏請皆聽報九月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大常丞楊汲府界游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于畿縣澶州間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游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龍圖季士孫固知成都府先是上以固東宮日僚嘗問固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待差猷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少差容凡四問事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數議事不安故

也丙戌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覲文殿季士韓絳

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詔絳赴闕翰林季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安石為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對嗟嘆懇惻益疑新法不便歆懼之安石不悅屢求上不許而呂惠卿又使其黨曰詣甄亟假名役書乞留王安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歆處之以師傳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歆得便郡休息意更不歆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

命除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安所歆朕体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无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又賜手詔曰韓絳欲得一見知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為朕詳矣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荐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于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魏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已五詔先是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曰上降此詔申明之王雱為右正言天章閣待講以疾不能朝又詔給俸免朝謝許從王安石之江寧仍修撰評議又詔

王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議叅知政事
呂惠卿同提舉

乙亥詔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叅軍鄭俠編管汀州始俠監門為大早上書言事併昼百姓藍縷之狀為圖以獻書奏上歎息終夕不寢遂下詔求直言有旨放俠擅發馬逆罪會安石請罷相上不許俠言安石所致罷安石天必雨安石既罷果雨俠自以所言中未凡又上疏五千餘言既言時政得失

且言安石作新法為民害惠卿黨奸邪擁蔽聰明獨馮京立異敢与安石校請黜惠卿用京為相惠卿大

怒遂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

八年春正月甲午朔不視事諫大夫馮京守本官知
亳州俠既竄汀州人多憐之或資其行呂惠御憾俠
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歆籍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石
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
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此禁中事俠安
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言使安國導之上亦疑然
他日問京曰卿識劾俠乎對曰臣素不識俠侍御知
雜事張璪即劾奏京大臣与俠交通有迹乞追俠付
獄宥治詔送御史臺

京俠素重王雱而議論常与雱安國同非新法安親
厚之俠詣登聞鼓院上書言諷判檢院延与啜茶其
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京語及俠京稱俠之辭甚佳
小臣不易敢尔獄既具遂罷京政事俠遠徙諷等皆
得罪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負氣惡其儉巧數面
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歆
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
卒且察訪荆湖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
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无用不明之
版而均齊其力役比天下之良法也然州縣災傷五

分以上則不與焉且留以俟豐歲以臣現之使民自
供手實无所擾也何待于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
凶弛其法送之呂惠卿為手實法奉使者至析秋毫
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此奏張方平言中戶以下鮮
有孟藏田蚕所收歲有厚薄戶有耗登何常之有不
惟扇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今茲一事專用撓人徒
騷拏于天下實无濟于國家是歲十月卒罷手實法
甲寅詔罷諸將叅謀初置三十將許武弁季生充叅
謀諫官范百祿言邊事未有机警何用布衣叅謀徒
長奔競耳罷之丁卯前曲陽縣尉呂何卿為奉禮郎

知軍器監丞先是呂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實法至
是判軍監章惇情以為丞仍特改官癸酉知江寧府
王安石依前官知平章事始安石荐韓絳及惠卿代
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閑其途凡可以
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
請復相安石上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勾當御
藥院有方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遂陪道赴闕
三月戊午上謂王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
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絃絃獨賴惠卿主張而已因
稱呂惠卿不可得安石曰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

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到陳留道中与語極晚事安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詔用臣誠欲祖有所效以報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于卿君臣之間初勿形迹形迹最害事閏四月上欲用宣徽使張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嘗晚集更議之因私于王安石曰安道八入必為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乃詔司農司條例司具應言廢罷者戶長狀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御史臨川蔡承禧言宗政殿說書呂升卿招權乃在臣上曰已晚无過慮惠卿不得已乃復就職九月呂惠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与安石益不協于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寧時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既至必是陛下聖諭及嘗借臣奏對曰錄觀之後頗開解忽兩日前余中葉唐懿來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上曰安石无它意冬十月己丑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叅知政事呂惠卿奸邪不威福賞刑天下共憤是日手詔給事中叅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政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阿蔽所与

屈撓典刑群言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知陳州庚子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近日陛下斷然罷黜呂惠卿令接治其罪惠卿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相濟死如章惇雖已黜逐而尚留惇在朝廷亦猶療病回体而止治其一也盡除一堂而尚存穢之聿也于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守十一月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歎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

慢上併及叅知政事呂惠卿且言惠卿辟劉谷為經義所檢討與官俸令教小兒丁亥宰臣王安石與惠卿同对上獨頷安石屢稱其無私殆以曉惠卿也于是惠卿求去不許秋七月崇政殿說書同管勾國子監送其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既自办析且乞劄付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終則煩陛下處置上乃已初宰執同進呈承禧劾升卿事惠卿乃謁告上表求補外者三上曰卿為叅政責不在卿何必爾惠卿曰頃安石之去一時之人所以受命不辭安石復來理當決去上曰卿以承禧故耶

承禧言卿弟无与于惠卿曰縱使承禧言臣：為叅
知政事苟自度无過豈至為之求者况臣弟分析事
又如此乎上曰豈以叅石議用人不合耶安石必忘
御惠卿曰安石于臣何忌憚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勢
孤助之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謂安石之助多節之故
每事难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者多不
若遂臣之去陛下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
終不令卿去惠卿曰陛下教宣諭臣以叅貳安石不
識何也叅知政事莫叅知陛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
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

法安石曰初寒暑雨民犹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
若并初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十二月己丑
王安礼知潤州先是呂惠卿言安礼任館職狎遊無
度于是安礼乞出即送之安石犹以惠卿昔居憂在
潤州致使安礼求其過失故也九年六月乙酉朔給
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往者鄧綰言臣丁憂日託張
若濟貸部内錢聞推究首尾七月乃畢今朝廷復差
蹇周輔乃綰鄉人嘗為御首推直官不惟有嫌于法
亦礙乞別選官置院詔也田卽新權發遣秦鳳路提
點刑獄李竦与蹇周輔自推鞠安石既与惠卿友惡

令徐禧王右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
之安石子雲犹恐不得切責練亨甫昌嘉問共議取
鄧綰等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
惠卿所給堂吏遇告自訴且訟綰及安石前後凡數
十紙其畧曰安石盡棄素季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
為竒術以至讚翹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
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于卒歲之間莫不備具雖
世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迨不如此平日問望一旦
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
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

也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平日以何等入
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臣之所論皆中于肺
腑之隱上既以惠卿所訴事示安石安石謝无有歸
而問雲：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雲：先病疽而嘉問
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
意亦稍衰矣雲性刻深喜殺常稱南君以豪傑之士
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
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凡多用門下嬖意少年諸生
一切以王氏繼為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罵
逐及惠卿交惡佞人告發呂氏奸私事皆自雲發之

七月壬戌詔宰臣王安石俠王雱終七供職九月是秋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表乞致仕詔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論率錢募役之害其畧云蓋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是以圣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國家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十月丙午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稱病求去及子雱死犹悲傷不堪力請解机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為故有是命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事充性謹密在兩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

相之知成都府馮京知樞密院事先是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時在中書多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為欺故復周京

十二月判江寧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平國寺充常住為其父母及子雱營功功德送之司馬光與書吳充云今若法弊而不易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蜂蠆有毒則恐廟堂之類亦未易安居雖後威遠机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綬肅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

之急保國家之安更无所与讓矣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惡湯之沸而益薪而北轅疾馳也充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歆其所變更嘗乞召還充及吕公著韓維蘓頌文荐孫覺李常陳顥等十數人皆王安石所斥逐者故先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充亦卒不起十年五月詔中書舍人下給假一月今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六月集禧觀使王安石請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受其子雱性儉惡安石在政府凡

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荷鉄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蓋為雱求救于佛也元豐元年夏四月守司空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怪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湊敗壞法度以至今日方矯正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及後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輟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札扈前力主張則伏晦叔也詔再輟視朝贈大推遺

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制莖事

神宗朝臣議論新法

神宗即位勵精求治以王安石學行負時望召為翰林未几引參大政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宴例隔登對於崇政殿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中丞呂誨待對于崇政殿侍讀尔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于朝路光密謂誨曰今日請對何言誨与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以今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柰何論之誨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也安時雖有時多上意所向好執偏

見不通物情輕信奸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則可或容置于宰輔天下必受其弊光文諭之曰与公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尽今日之論未見其不善之迹以傷忽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誨曰上新即位當于春秋所為朝夕謀議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願可緩耶語未嘗各趨以出誨疏奏曰臣竊見大奸似忠大詐似信雖有用舍係時之休戚也至如少正卯言偽而办行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宣父至明執能去之盧杞奸

和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免舜病諸
陛下接位之初起王安石為李士縉紳皆謂陛下之
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乃進二台席僉論未
久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輕重也謹按安石外示朴
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衆所共知今畧疏
十事皆目覩之迹一言近誣萬死無避慢上无礼好
否款進見利思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佑
勢招權專政害國商權財利以動搖天下臣究安石
之迹固无遠畧惟務立農于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
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陛下

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知誰在澄
清不宜撓濁如安室久居庙堂必無安靜之臣所以
漶懋而言不虞橫禍期感動于聰明庶判別于真偽
然詆奸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非安當
復露章請避怨適取進止是日司馬光退歸玉堂以
誨遽論安石者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縉紳間復
有傳誨疏者往亦偶語切疑其太過熙寧二年二
月前大名府推官蘇軾為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
先是輒上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疏奏上批付中
書曰詳觀疏意如輒潛心當今之務頗得其要鬱于

下僚不得伸誠亦可惜因有是命時安石新得幸急于財利置條例檢詳文字官命呂惠卿蘇軾同為之安石多于惠卿謀輒議事多晤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不便以告軾曰以錢貸民使出二分息本以救民之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望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撻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介甫曰君言有理徐議行之時上既用富弼為相猶以足疾在告上遣勾當院御藥院劉有方諭旨先令赴中書供職弼固辭曰豈有召自外郡未見天子而

遽坐廟堂預聞天下之政乎是日弼始入見上諭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于卿座之前曰臣之拜不獨賀陛下堯舜之明亦為宗廟社稷天下生靈為賀似此宣諭不為當今之論亦可為萬世子孫之法盡忠無隱只臣一員亦无益于事須是在庭臣僚天下官守人：盡忠方能成天下之務上曰卿論至詳甚善弼又曰臣自汭路到京聞士大夫說大抵守道者心多不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別流品无使忠邪混淆小人漸進茲係治亂之大者陛下若不以臣說為妄畧加聽納則異日必

有所補弼又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人獻說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其間有所希冀緣朝政守靜事有常法小人所可望也願陛下深賜審察无致後悔弼又曰臣聞天下財用不充執事必須多為經畫其有當數日乃祭祀百官六軍西北賜與人徃來守費是也其所不知者內中取索及兩宅請俸以致土木興作等費不一亟宜置局會計漸節不給之用則百姓无暴斂之苦國用无不足之慮上改用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為金石之言朕不忘也富弼言大臣須和以濟務上即問安

百所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畧見倫緒亦有待人而後可卒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為光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為務而于禮樂教化之際有所未急但見朝廷深念國体有先緩緩急上領之置條例司二年夏四月勝甫知鄆州性疎遠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節洞見肝鬲上待甫甚厚時遣小黄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徃二夸視于人因見御札有用字悞者因諛甫以為揚上之短上由是疎焉安石惡甫故極力排虫之甫入辭言于上曰臣知事陛下向已不能

事黨人為无益矣上為改容知制誥錢公甫罷知諫院時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諫官至都堂諭之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公輔對曰所為是耶天下雖敢不同非耶公輔雖同之不不得已公甫素与王安石之入翰林為李士也首薦公甫忠信篤實富于文季實之禁林必有補助而安石盛主薛向欲進用而公甫方請黜向安石素惡甫將斥逐而公輔反營解之安石以是怨公甫言于上曰臣昨以公甫在先朝言事似非希世傾望者故奉以自代誠不意今挾邪乃尔至是上聞安石有公甫挾

邪之語乃問安石以前冊事罷之何如安石曰比日安石亦宜罷蓋其理合罷則非以一事罷之人自以為宜陛下以進退郡臣當如天道生殺自然可也乃罷公甫練院丁未給事中叅知政事唐介卒介數与安石事論登州謀首事于上前介曰法天下皆以為不可安石曰以為不可者皆朋黨尔安石强办上主其語介不勝憤問之頃之疽發背而卒五月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甫知江寧府獬与勝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為滕屠鄭沽嘗言于上曰獬

極險不宜使之在內故事而制差除必宰相當
筆時富弼在告曾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
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即奏曰
臣所惜者不惜四人去之所惜朝廷之體無俾
權臣盜弄其柄上出誨奏于執政安石曰此三
人者出臣但媿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
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更乃如此是日王安石
以呂誨劾章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
故蘇軾議科奉事 六月御史中丞呂誨出
知鄧州誨初論安石上使諭解誨 批愈堅又

奏曰臣受國恩家有忠範惟知死節以圖報效
切以我國朝開基一百餘年四方無事前古未
聞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于聖慮者以是思之
尤當謹于措置謀謨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圖任
舊德推廣恩信以至萬務講求利病在手沉机
默運不啻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補廢上應天災
務以安靜乃今日之事也王安石者本以文章
進用意遽為輔弼迺逢陛下之意張皇一時之
事祖宗法度首議變更天下利源皆欲搖動斥
逐近侍盜弄權柄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甚

鬱公議不容，獨陛下未悟，倚任安石，与之講求治道之要，進退天下之事，臣恐无益于盛時，徒有累于知人。于是安石求去，上還其奏。安石乃具謝起安事。安石既視事，益自信，日以經綸天下為己任，盡變祖宗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頒于四方。州縣吏奉行，微忤其意，則責追之所用，俱儉薄。少年天下搔然，于是昔之疑誨為太過者，媿仰嘆伏，以誨為不及，而誨亦由此力求補外，遂得罪。八月，侍御史劉琦監處州稅，監察御史錢顛監衢州稅。初，御史劉述及琦等奏劾王

安石專肆胸臆，輕改法度，疏奏即卧家待罪。述坐繳劾劄，被劾未復，故二人充貶。顛將出臺，坐罵孫昌齡曰：「平日未嘗知君正，以王安石居憂金陵，君為幕官好事，安石故安石荐居于彭思永，得与為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奈何專附安石求美官？」顛今得罪，分當遠竄，君為美官，自謂得策，我是君犬彘，之不若也。遂拂衣上馬，至是詔琦言多失實，事輒近名，担去官。曹規喧朝，聽可落御史，充監當。于是翰林司馬光奏琦等不當貶，不報。八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

知諫院初純仁以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或致
民生別生事變上曰今令發運使兼制置六路
財賦務在均適有无何由乃致百姓人情怨駭
純仁曰人主不當言利但當務農桑即用而已
純仁懇奏顯訟顯琦指切安石又中書曰今日
忽聞詔命以台官劉琦等事近多名落御史充
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為
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諫
臣批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致害政以致太平日
久隱坻歸心先帝容納直言未嘗变色是時呂
誨與純仁並為御史亦嘗擅納告身皆蒙慰主
上思韶光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君教
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幸于輕重書藏其本末
但致外訖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无不即時論奏
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知而柄臣遂括拾
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叅政以文季自負議論
得君專任已能不曉得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
奸回夤意發言自謂中理致求功忘其舊季捨
克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百富國強兵之術尚
法令則稱高鞅言財利則背孟阿鄙老成為因

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為不肖
合意者即為能賢主上无從諫之美時政有擱
苗之憂魯相公平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
惟務雷同苟相舊好拘文守法令則一切規隨
趙叅政心知其非而辭办不及凡事不能力救
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臣所為安得政令
無失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舍人同修
起居注條例可檢詳文字蘓轍言每于本司商
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伏申本司其述所說
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遺詔依所乞為河南府

推官轍初為檢詳文字朝廷數召劉彝等八人
遣之四方轍因求見宰相陳升之問君來見何
也對曰有疑欲問尔近日詔八使欲遣往諸路
不審公之害利所在而使案突之耶未知而謾
遣出外羅諸事也升之曰君意謂何升之曰昔
嘉祐遣使寬恤既还奏例多難行為天下
笑今何以異升之曰吾昔奉詔看詳寬恤事如
范克夫所言多中理轍曰今所遣如克夫有几
升之曰所遣賢將不肯行轍曰公知不便而特
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卒遣之它日又言均諭

青苗非良法以狀詆升之安石怒甚欲加之罪
升之止之上閱報狀問報與軾如何覘其季問
頗相謂王安石曰臣已嘗論奏軾兄弟大抵以
免籍押闔為事上曰如此宜合時事以為異論
安石曰大抵小人押闔非必盡如人主意然後
為利九月上謂陳升之王安石曰今賦非不多
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
宗室之費置交子務

先是御史張戢言呂惠卿奸邪不可在左右後
數日安石又独對力陳惠卿所以被譖者之情

并諸奸利事上然之三年正月知河南府張方
平提奉集禧覘先是方平被詔奉堪任諫官者
二員即以李大臨蘓軾應詔方平既入見上欲
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
方覘望方平奸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
聖政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
為御史中丞附賈昌朝之徒誤仁宗賞罰甚衆
今留在內陛下何所補但今郡邪更有宗主尔
方平亦堅乞南京留召遂命知陳州張方平言
民戎事國之大本願陛下廣聰明覽之外采公

議于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為社稷之慮
朝廷尊而國体平順氣應而嘉禾生遂退就誅
殛亦所甘心上謂方平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
退即行矣二月韓琦論青苗事二月傳堯俞正
昭文館同判流內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
石素善堯俞未即見也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
新治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二遲君來久矣將
以實文閣待制同知諫院还君堯俞謝曰新法
世不以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
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辛巳司馬老言臣蒙

聖恩除樞密副使所以屢遣詔命不敢祇受者
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嘗
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
者四十餘人專使之散青苗錢又疑因臣之言
激怒建屋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
言今行之總數日中外鼎沸彼言青苗不便者
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十年之後非今
日也臣聞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
常平倉作余米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各共及
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尽散之它日思常平之

法復歆收聚向時錢未得及此歎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犹小而壞常平法之害犹大也陛下誠能昭然覺悟聽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天下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置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罷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

趙抃悔不罷青苗法光是上歆置光西府王安石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与切磋琢磨

者乃刘攽刘恕蘇轍之徒而已方光之力辭也韓琦在媿亟走書文彦博請勉之云主上倚重厚之庶几行通三不行然後去之可也彦博以琦書示光三正色曰古今為此名利所誘虧喪名節者不少矣于是彦博復琦書曰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三未條例司奏尊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既而琦又言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臣詳覘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直之語曲為沮難歆望親覽後付中書察院看詳及送御史臺

集百官議如臣言不當甘滋竄殛若制置司處
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奏施行上閱
琦奏請周禮喪記无過三月等語安石駁此乃
賒買官物非稱貸也范鎮自古以來未有天子
開貨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陛下若非畧見周
禮有此則豈得不為媿耻丙申右正言孫覺言
切見制置三司條例司昼一文字頒行天下曉
諭官吏凡有七至于論歛散出入之弊將來陷
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論于援引經義以傳會
先王之法与防微杜漸將以召怨賈禍者臣得

極陳之其餘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
季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親令考義以
理財賦而乃佐陛下為此病民歛怨之術陳升
之魯公亮趙抃皆位冠百僚身專大政首鼠厥
議曾无批守臣于安石雖有舊故之義苟懷私
而不言誰復為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今檢會
臣累奏早賜施行張戡言天下之論難掩在公
在于聖明動必循理毋適毋莫義之与比昔建
議謂使而試行之今已知有害而反罷之是順
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悻政為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言明者見于未形智者防于未乱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几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而後改為害已多近日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益沮公議先失衆心議其重輕未見其可于是進呈孫覺疏王安石謂覺所言无理讀不及終而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主臺諫皆有異則人言紛。如此何足怪上曰均輸事何以無人言安石曰豈少常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即位以為善政不敢異論陳升之曰豈可使上下訪問群臣此皆提舉官所在張大望作故致人言耳上又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之畧諭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之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上因論及臺諫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有義理義理者乃人心之所悅上又論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心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与戰无異今稍日却即坐為流俗

所勝吳三月上遣劉有方諭旨依舊供職是日
光又對於崇政殿因再拜謝上曰卿何為抗命
不受光曰臣自知無力于朝廷故不敢受抗命
之罪犹小尸祿之罪尤大故也上曰今士大夫洵
皆是為此言卿為後待聞之不亭不言于朕
耳上曰卿見元勅否光曰不見上曰元勅不令
抑勒光曰勅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風令
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勅榜
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率無一人來
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于抑勒也國子

監直講王汝翼辭條例司檢詳文字范鎮罷知
通進銀臺司初鎮言韓琦奏中書自當施行不
須下條例司及不當令李常分析封還詔書聖
旨諭鎮行下數四犹不肯會司馬光辭樞密副
使上許之鎮又封還詔書下令再送鎮行下
鎮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
交口相度稱為得人今一旦追還詔勅非惟詔
命及汗寔恐沮光謹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
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一二
小臣實与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手與利

之風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
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右
正言秘閣校理李常落職為大常博士通判滑
州常言散常平錢流毒四海州縣有錢未常而
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
終不肯具而求罷職故絀上批監察御史裏行
張戢侵侮柄臣誣罔事實王子韶外要守正之
名內攘明奸之實所入章奏與面奏事前後反
覆不一並落職知縣戢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
疏曰近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散青苗

取利為害及王安石取慶事乖謬專為聚歛好
勝遂非狼愎日甚呂惠卿險薄奸凶尚留君側
而魯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優柔不斷
規望有避顛危莫扶戢既上疏又詣中書乃爭
詞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
戢怒曰參政笑戢：笑參政之所為豈但戢笑
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戢
頽曰只相公得為无過耶退即家居待罪故遂
與子韶同絀侍御史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
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

試制誥于中書襄以言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
石請用為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命下上批
別進呈而改是命

程顥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顥既罷御史懇辭
京西故也顥与王安石厚善條例司奏遺入使
顥在遣中一日与王安石語安石之子雱言曰
臬韓琦富弼之類于市則新法行矣顥正色曰
方与叅政論國事子弟何与顥自此与安石不
合及詔奔中丞呂公著以顥應詔安石尚喜顥
助已而天下益苦新法乞罷青苗錢去提奉官

安石大失望顥亦以言不聽請罷上曰人言何
以紛々如此安石曰此輩小人若附呂公著行
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故紛々不止也五月
新除宣徽使判大名府歐陽修復觀文學士知
蔡州先是修自歷官至兩府凡有建明詞旨堅
確故安石言其可任大事及安石輔政多所更
策同列無合者修時判青州安石日上進之使
判太原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法脩固
辭方上章論青苗非是濟闕直放債取利中書
言修擅上散詔特不問罪修即表謝語益侵安

百言有曰特多喜于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與
于功利則苟欲循常至于軍旅之間机宜之務
則又非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卒之衰軀持
昏耄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季之事一有敗闕雖
戮臣身不足塞責又言所宜必辭者三所難安
者一安石見之不悅奏從其請遂有是命司馬
光言脩表中戒小人之遂非改君子之改過二
詔手書知之其意有在矣范鎮已致仕胡宗愈
通判真州二月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光在
永興宣抚司請增修城壁雖內郡不被邊亦增

脩如邊郡光奏罷之又請添軍馬于長安河中
汾州光言歲凶民艱食惧无以供億乞罷添屯
不許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
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蘓
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陛下聖恩裁處
其罪若臣罪与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
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
令過闕上殿或曰陛下不能用光言必不來上
曰未論用其言与否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

可無過矣光訖辭許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
光自是遂絕口不復論新法

先是富弼判亳州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為此
法行則財聚于上民散于下且富民不願請者
俱貧民後不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
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弼當自貴近始若
置不問无以令天下章下本州詔獄鄧綰又劾
之連逮甚衆未決會除劉紘監察御史裏行紘
語家人曰趣裝無為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
起不正疏奏上欣然開納至是獄具通判唐諲

簽判蕭傳及徐公袞石夷庚永成等七縣令佐
合十六人各衝替而弼以責四年五月提舉崇
福宮呂誨致仕誨言臣本无宿疾偶有醫者用
術乖方殊不知脉候有虚实陰陽有逆順訟察
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濟率倩任意差之
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艰行步非祇痺蹶
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柰何
雖然一身之危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
為憂是思迺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
身疾諭朝廷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

光徃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手
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
六月刘摯言臣切以為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
安常習故樂于无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于敢
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
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
亦皆有所非樂无事者以為守祖宗成法獨可
以用其所據旧而補其偏以至于治此其所得
也至昧則苟簡怠惰便思膠習而不知變通之
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為法之道窘不大

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物此其所以是也至
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
從事此其所非也二勢如此事無歸趨臣謂此
風不可侵長東藻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于
此後摯嘗面對上問識王安石耶安石稱鄉器
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力學不識安石
甲戌富弼判汝州弼先許給假就西京養疾于
是弼辭汝州乞依先奏上不許弼召赴汝州仍
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
以下施行夏四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李

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疏曰臣伏讀
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
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皆詔書所言即日之
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云方今朝之
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
負債日重而縣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
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場司與細
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知而侵擾
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
困農民六曰信任狡之人妄興功利勞民費財
若其他瑣末鹽之事皆不足以為陛下道也
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
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不敢為
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已
知之矣但一下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新法有
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上嘗與二
主擊球戲賭玉帶顧曰若臣勝不用玉帶只乞
紫青苗市場上不悅八年十月富弼言臣近日
忽聞時宣大赦出于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中
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落城去庶歡呼鼓舞

喧于道路，聲徹幽遠，推是向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臣再詳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季士所作。至累年災異如山，推地震旱荒之類，前後抱括一一歸咎于已。詞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故星變不旋踵而滅，去臣願陛下盡取民奏，不遺孤賤，萬几之暇，一一親閱，擇其衆說所合者，斷在不惑，立賜施行，踐虛心以改之，詞應天文，尤大之變，使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太平。豈復有災眚出見而上駭聖慮哉。張方平言。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數為天地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為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荐作，顧其事必有未叶于民者矣。法既未叶，事須必改。若又悼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歎也。况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利害相軋，攻詰起于廟堂，訟與于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私于好惡，黨罰偏于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為國家伏節死義，臨堅虞而不易其操者，欵人各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君子訥于言。

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
偽也惟賢鑒精察之故能廣視聽于扶同之外
究得失于几微之先攬其權綱批其柄罇夫事
有失于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于後者不可不
惧如救焚溺勢不可緩：則无及于救矣上皆
優容之呂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來早朝晏罷
勵精庶務其規模蓋宏遠矣然臨朝願治為日
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刺而不和中立敢言懼諂
而放遂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郡縣煩擾民
不安生上下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夫事之

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奔之以
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極惡前
後紛：玩躡聖德者蓋不一矣其于人才既反
復而不常則于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
陛下独不察乎况于十二人者方其未進用之
前天下固已知其奸邪小人也但取其一時附
會故極力推進此所累陛下則哲之明也臣今
所言亦非謂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誠能
開廣摠明延納正直公聽並覲盡天下之義事
之善者固當存其未善者則鑄損之苟為非便

不為己行而憚改言有可取不以異議而見廢
如此則不勞陛下神明不驚衆人耳目而庶政
自理百姓安然後可以足兵食禦外侮矣

神宗經制西夏

趙元昊死諒祚立十九年其年秋率衆三萬來
酬熟戶趙明圍大順城官兵与趙明擊之諒祚
中流矢敗走朝廷命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次公
賚詔問以入寇之故且用廊延經畧使陸訢言
令塞下止冬衣服銀絹使者諒祚聞絕其賜子
氣大沮會上即位諒祚即馳表謝罪上赦其罪

答以優詔且遣供備庫使高遵裕押大行皇帝
遺留物賜之諒祚不遣使進助山陵于是上批
去歲降詔問罪夏國而界首作周量使臣往來
折難最為辛勤事既寧息以其名聞于是延州
西路都巡檢楊定進一官仍擢為閣門通事舍
人權知保安軍樞密察乃言夏國既進表謝罪
詞理恭順乞詔沿邊城寨守疆場无得生事詔
從之居兩月仲諤復掩納寇名山取綏州四方
兵募復此始于此名山本熟戶九歲為元昊所慮
長為銀夏綏三州監軍其帳在綏州之側領小

使二十餘人牙頭吏史屈子者狡猾為衆貸諒
祚息錢累歲不能賞時大飢諒祚數點兵民疲
蔽苦之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又名山之
弟夷山前已先降為熟戶諤因夷山以誘名山
之弟夷山前已先降以未名山俱不知也諤即
奏言諒祚累月用兵人情離二嘗欲登橫山族
帳盡過吳州人有懷土重遷之意矣故首領寇
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乞因天時
人心許令化上詔轉運使薛向詣闕詢之詔陸
沈詔諤赴司審議并使向還會議于延州沈曰

數萬之衆捨地來降情偽未可知且敵安所置
之召諤問沈遂與薛向同議奏曰寇名山兵力
誠能據橫山而効順于我因以刺史世封之使
自為堡障則中國之利若名山不能出此棄其
地而徙之衆來无實利加我而使輕絕夏人
以啟邊隙非計也上復召本路掌机宜張穆之
問甚詳穆之言事可必成可移說知秦州詔令
以覘未行而諤所遣熟戶韓輕持蠟書往与屈
子明者已歸報諤即夜發兵馳赴綏州折斷世
來會直抵名山帳名山大驚援鎗歆鬪夷山呼

之曰兄已納降何為如是其姊識其轂曰汝為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為驗夷山示之手无一指姊曰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納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金孟名山曰金孟何在文喜方以金孟進屈子且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投鎗大笑不得已乃降諤遂據綏州說大駭劾諤擅与說等代去至鄜州復有詔止說同計边事說馳入見面陳利害請以玺書慰諭夏國棄还綏州正科諤之罪當是時文彦博為樞密使亦以為諤祚称臣奉貢今襲取其地无名請歸之會韓

琦初罷相判相州上乃救琦永興軍陝西四路經畧使度其可受可却以聞琦至陝言可受彦博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餽之糧以成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二者俱有備乎对琦不必饋成及救彼自以當諤祚即移書鄜延令切給糧追还戍兵若諤祚攻鬼名山勿救也知延州郭達以為不可琦使經畧使司幹官刘航往督之達固批不送曰如此則降户无以自存俱潰去矣乃奏請綏州築城置兵戍之轉運使所費凡六百萬緡楊定者左右賣國嘗受諤祚金銀

甚厚為汾邊都巡檢私出塞見諒祚表其子仲
通嘗往來諒祚所朝廷初未知也及諤據綏州
諒祚已定費已故因議推揚誘殺之并執仲通
以去上謂彥博曰揚定為夏人所殺于朝廷之
辭如何彥博對曰此諒祚犯：順曲在彼置令
延州移牒詰問如朝貢不入即嚴設邊備絕和
市以困之然未可深討也邵亢以天下才殫力
屈未可用兵宜生諭以邊臣生事因抵存其人
民若不送命然後兵出益有明條其事上手詔
報亢曰覽來奏允符朕意蓋中國民力乃是大

事兵興之後不無科率人心一搖安危所繫朕
以渺微承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惟受 寄
之重故前者咨詢公啟求良昼且赫大國制臨
四夷蕃戎負恩皆為常事今則自我輕動先違
信又引兵深入奪其城邑若為契丹計者則曰
夏國未失藩臣之禮而南朝邊收復其地則我
燕函之境孰謂大朝無意取之哉以此言之二
虜之心不期自合也朕又所繫憂者也其時諤
既以擅兵被劾者率多罪諤惟是張穆之諤為
有奇功朝廷察穆之言過實意穆之與薛向表

裏成諤之事以誤邊計乃罷穆之令于永興聰
旨又罷白賁知絳州而慶州淮安鎮都監任懷
止環州定邊寨巡檢李容初不稟經畧司節度
止憑薛白牒即會兵納降法當斬以該德音薄
責之奪懷正一官容兩官並免勤惰種釋罪贈
揚定宮苑使祿其三子仲容仲爽仲襄既而諒
祚以中國歲飢戰又數敗乃復以鉄琅璫錮殺
揚定者偽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喜將以
獻而諒祚死秉常嗣立詔遣告哀使以揚定之
死莫肯為使者薛宗道有罪強之來宗道甚惧
及境朝廷遣刘航問其所以為使之意宗道曰
告哀尔无他也京師至乃命新陝西使韓鎮就
都亭西驛告宗道賊殺揚定等事道宗李崇貴
韓道喜二人已禁錮俟朝旨至即拘送及陳秉
常与其母悔過性命是聽之意于是詔是復欲
乘此復塞門安遠之地邵元以為幸人之喪不
可請以綏州易之元之請与彥傳之請合詔續
与宗道叙續与宗道朝廷欲以綏州還复國宗
道喜曰如此則感朝廷之大恩因令鎮語宗道
还我安遠塞門二塞宗道曰苟能綏請献安遠

塞門寨基績曰其田上何如宗道曰安有遺人之衣而留領袖乎績信之入奏上令復諭立恐副主幼未能戢蕃部他日或來犯邊今為夏國臣長策度彼親實保事酋領必三五人歆尽自朝廷除官仍割歲賜五萬數充俸給所貴助國同心効順彈制蕃部仍候李崇貴等至方可行丹慰之禮乃賜秉常詔曰惟爾先父保有西垂忽覽訃音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用副存抚迨諸親信之列以同慰諭之懷餘令薛宗道等宣諭未几宗道奉表入貢且繫送李崇貴歸道喜与仲通俱至答前所宣諭則云不知于是独留崇貴等而却回宗道表并其物崇貴至京師乃發揚定私見諒祚受金等事推問仲通与宗貴所言俱符詔奪揚定私見事推問仲通与宗貴所言俱符詔奪揚定私見諒祚受金等_事推問仲通与宗貴所言仲雍仲爽仲褒並勒停淮南編管崇貴免決止_刺配面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而已既而宗道復來績因責宗道曰君在西驂時嘗以二塞諾我今更易言何也宗道由是獲罪不復來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切以收復綏州將及一年始聞朝廷議

還其城歸罪種諤講尋舊好用好邊患中外之人皆以為是今又聞留綏州以固橫山之地及別與西人商量以綏易安遠寨門等處彼既不納和解无成是必主議者不一有所及後重失戎狄之心為時生事必矣臣聞昔劉平曾獻取洪宥之策種世行有復橫山之意而後保安軍宋迪言招橫山之民知延州程戡欲約輕賦之地當時執政深言其說迪因得職司任使戡時昏老安能為之所以言者知不可行而有所安也果中奸謀尋以勘鉞寇之戡因保薦揚傳

此策皆出于傳也以至薛向獻攻取二策曰先齊曰淺攻先奔幸諒祚黑闇意在掩其不備淺攻者止遣上丁入賊界平盪河南近種諤在青間城乃招誘嵬名山等衆因其荒歉乘彼虛之攘取綏州及是先奔淺攻之策也獻言者但喜功名而邀祿利不思固邊疆而戒後患朝廷一時信納亦未思真皇李至葉靈夏之說當時豈不能堅守蓋重惜生民之命借如若衆人謀盡復山外攘土因降人以居其地立酋豪以領其族不免增添軍馬以為外托飛輓芻粟以供軍

餉輦致金帛歲備賞賚必无一毫一利入于公
上損不資之費而事不急之用誠可惜也如鄰
府困乏一路利害可知矣今傳聞薛宗道不復
至刘航亦不遣前議既罷邊患已成數路時有
賊馬邊奏甚急調食寢廣羽書交至使車旁午
人心怖駭固知涯涘臣所痛惜者諒祚前有缺
礼聖君蒙護未嘗問罪及其無事种諤幸彼有
災因之伐喪不仁之甚曲皆在我典刑未正何
以示天下今乘綏州去留望朝廷早為定斷謀
臣料敵必無遺笑然所識有遠近持說有異同
揣摩迎合之論不可不察也母俾玩寇以失机
會迺臣區區之見也又奏曰臣切聞以綏州易
安塞門謀之未就獻議者謂綏城勢不可棄
之則示弱无以壯國威果如是臣計料之邊人
獻議遂臣种諤之事且以孤城之內全籍官軍
戍守新附之民寧免饑糧供給徑路安衝當更
增添堡寨轉餉之費力役之勞自是无復窘是
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自起無名得此空疊彼
國之民怨深骨髓方值凶獸未能奔事人壯馬
肥必思報怨我兵不戰百勝未足掩前奔之失

兵勢小衄人心若何臣恐綏城未及而它城已
有可虞也臣嘗觀邊民談說日尋干戈乃其幸
也所以知獻此說者必邊人矣為天下謀者不
專事一面与小戎開一朝廷之間隙絕三紀之
信誓他有強虜勸我奔動疑心一啟何以支吾
必不惜生靈之命竭天下之力收復靈夏何拖
不可顧事体輕重宜審措置唯祈聖慮与大臣
熟議其當否毋貽後悔已而夏王復遣都囉重
進來曰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更教夏國以臣叛
君何哉朝廷乃命更不分賜物但还二寨重進

儿三及議不合更遣岡萌訛以誓書來言謹奉
詔以二寨易綏州乃詔秉嘗俟誓表來上乃以
誓詔賜之又詔邊臣毋輟生事繼遂冊之為夏
國王秉常既受冊郭達乃遣其掌机宜文字趙
高交二寨定地界羗言朝廷原所款者二寨尔
地界非本約也尚曰若不得地但得此二墻墟
安用之詔高赴闕既到因言綏州与之不**用**兵
邊備未可弛也前此王安石亦為上言倭可知
邊事者以為綏州城據險可惜至是不復以綏
州易二寨遂改綏州為綏德城其後秉常又遣

使來請如舊約詔不許明年秋東常乃卒兵三十萬大寇環慶

韓絳宣撫陝西

熙寧二年上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專殺喜功開訛之役賊兵十萬復圭合蕃漢兵才三千遣李信劉甫种詠分將之接以陣番約日接戰信等如教未至賊營賊兵大至與戰多所妄失退守荔原堡復圭急收所付陣番劾信等違節制种詠下獄死李信劉甫俱劒斬之人以為冤而朝廷未之知也王安石言于上復圭斬信等甚

當上曰文彥博馮京俱以為不然已而復圭益出兵直趨和帝俘虜其老弱數百論功告捷又發兵直襲金湯殺其老弱數百人西人大仇憤三年八月戊午上批涇原等路謀報西人点集國人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將入寇安石曰人豈无鄰敵如何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來而不憂鄰敵切其國手若果尔則是西人無人尔不足畏符堅奔國南成爲東晉所敗東晉非能敗符堅驅率奔國之人既不樂行則自潰而敗也以臣料之或西人張虛毅使我邊帥聚兵費糧

草則陝西困則死以待西賊而使我受其害也
也是月辛巳夏人果傾國大入攻圍大順城柔
遠塞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樂業鎮兵多者号
二十萬少者二萬圍或六七日一二日与官軍
日夜接戰高敏戰榆林郭慶媿慶宗等戰樂業
俱死之于是朝廷議遣重臣為宣抚使韓絳時
為叅知政事請行安石曰絳于边事未嘗更歷
臣宜往絳曰不可朝廷方賴安石曰安石曰乃韓
絳尔安石又言西戰不足憚以順討逆以衆攻
寡以小敵大以陛下明聖當十歲孤兒勝負之
形已決矣上曰絳与安石宜無適莫其為朝廷
所賴一也卒不許安石而遣絳于是知雜御史
謝景温奏曰西羗復边環慶城堡皆被其害緣
復主邀功生事致一路之人空受塗炭切聞復
主自統以來教行標掠徧師二十餘出遂使夷
狄怨憤奔國內侵士卒死傷边民流離皆復主
所致昨詔鞫于河中府既又聞貸其罪如此即
朝廷之法不行边臣得以自恣為生民害非細
事也夫王者之師信義為本向使復主雖有克
捷之功而不信義犹不足取况輕敵損威傷財

害民如此之甚乎乞下宣抚使韓絳体量致寇
之因考覈傷夷之數重行黜責以驚邊藩乃責
復圭為保靜軍節度副使十二月丁卯拜韓絳
為特換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吏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初絳之行
也文彥博恐絳无功並任其責奏請為蚤一以
附絳而畧無斧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
面討畧方一以委絳

絳至則選蕃兵為七軍以种古人懷政周永清
种諤向寶景思五种診分領之絳駐延州命种

諤尽節制諸將兵城羅元燕達城抚寧吕公
弼城荒堆于是賊衆十萬圍抚寧三匝折繼時
世擁重兵壁浮菑莫敢縱兵种諤將召燕達戰
悸不能下筆頌運判李南公流涕而已遂追繼
世兵还方設戰守而抚寧城已陷將士千人俱
歿人聞秦憫然曰近遣至啰兀以來見所築殊
不堅但一土牆圍尔固已憂之今果亡千人边
城奔動浚宜深戒荒惟尋尔罷棄賊又急攻啰
兀絳命諸路出師制衆州兵再出遂作乱上深
以用兵為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

靜衆為先凡事當兼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上曰三代聖王之法固已有弊國家承平百年安得不小有張王安石曰朝廷但求害民者去之有何不可若百事隳頽如西晉之風茲益亂也吳充曰朝廷每欲便民而州縣奉行之吏多不能体陛下之意或戒勞擾至于救弊亦以漸上領之彥博又曰行交子不便上曰行交子誠非不得已苦素有財用則自不須如此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但有廢墜不奉之處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自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足以更張為非亦自有以為當更張者安石曰法制具在財用宜不乏中國宜強今皆不然即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此特要人推行尔安石曰如趙子凡在府界案一王愷近臣乃以為刻薄小人不當獎用上下相扇為苟且不欲奉公類多如此則誰肯推行法制者已而上問執政以嘯兀存棄安石曰不須築堡則存而守

之無害上曰如欲守固當築堡則致寇今抚寧
新陷士氣阻却乃于虜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
且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上曰如
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用棄之而已然見兵三
千人在彼為可慮積糧草多為可惜遂詔棄
兀又出內德音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
旅外耗黎元秦晉之郊並罹困擾使人至此咎
在朕躬其推卹隱之恩以昭悔過之義應陝西
河東路罪人除却謀改闕已殺人至十惡不赦
外餘死罪下減一等徒已下擇之兩路禁軍並
與持支民間因軍事科差者其議量重輕蠲減
將來租稅止歿軍士義勇強壯蕃部等委經畧
安撫司速具奏聞當行援卹命官及諸軍校將
蕃官弓箭手人員當優與追贈子孫無骨肉在
本處者給官歛送歸其家其不可辦識者塋祭
之兩路文武官應副軍期有勞者保奏以聞兩
路進士禮部下三考御試兩考並與免解于乎
勞民致惡非朝廷之本謀克已施仁冀方隅之
少息更賴黎獻共勗萬功安石等上表待罪上
釋之絳以上章畧云臣近乞面奏邊事欲稟議

攻守大計伏覩德音責躬梅過已謂聽任失當
則臣難復言必不見用臣見于緣路待罪望早
賜點責臣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边防大事
陛下如此主張臣竭赤誠而為報國浮議所搖
猝然撓罷不得畢其始謀自今孰敢奮身當責
以抗敵其偷安切食之人坐視臣輩被謗蒙耻
進退无路自必以為得計也奏至已貶罷坐依
前吏部侍郎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上議責
种諤与復圭同罪安石曰復圭罪薄西事之興
自綏德始尔諤之罪也况誤韓絳而敗壞兩路
諤為罪首乃責諤汝團練副使潭州安置月餘
再責賀州別駕其後李復圭稍進用乃求賞向
時麾下偏裨御史盛陶劾復圭臨边輕敵敗事
其大畧曰賊兵已圍大諸順壘方追集邠寧等
兵處置乖方故陷郭慶魏慶宗于樂業陷高敏
于榆林慶之屬羗蕩滅无几正兵義勇死傷不
可勝數寘之典法萬死犹輕朝廷全其首領止
令安置設者至今惜之陛下寬赦聽近近職使
復圭稍知廉耻當俯狀引咎以謝羣恩乃敢具
奏乞賞打劫蕃復時麾下偏裨之過飾非僥倖

萬一豈典刑独行于李信刘甫而奈于復圭乎
乞寘之于散地以叶公议上語陶曰卿知李信
刘甫所受劍否復圭當受陶曰陛下前日不誅
復圭今日思之不能无悔復圭在朝又将謀帥
臣恐陛下復日之悔有甚于今上曰向者止是
不知今朕已尽知之自有處分乃詔永興軍路
提点刑獄周良儒根究以聞復圭遂罷判流内
院銓仍令良儒與知慶州楚建中同根究後良
孺建中以復圭節制陳畱來上乃黜復圭知
曹州復圭将行对上有怨恚語曰二十年前已
之曹州今日羞見其妻子乃羞見曹州吏民乎
復圭无以对復圭既到任以謝表上復盛言已
無罪放斥復盛陶所劾罰銅千斤云

种諤建議大舉

元豐四年四月叔廊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第
一將諤奏近課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
礼秉常不從有梁相公者与其叔父亦相繼勸
之既而秉常為李將軍所激怒欲謀殺叔母与
梁相公其言頗露二人共謀作燕令召秉常飲
常醉起于後園被害妻子及從者近百人即繼

遭屠戮臣切謂夷狄賊殺君長此上下叛亡之
變誠天亡之時也正宜乘此之時大興王師以
問其罪仍願陛下假臣郵延九將漢蕃人馬之
外量益正兵選陛下親信中貴人為監兵同行
文武將佐許臣自辟置之累十數日之糧甲以
趨乘其君長未定倉卒之間大兵直擣其靈覆
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俦檄而定諤又上言
臣非于今月庶申奏夏國秉常為賊臣所殺乞
朝廷興師問罪今既知秉常兵馬見聚于所居
本寨國母及梁相公于國母巢穴自奔寨主國

毋巢穴約五里今已絕河梁南北人馬不通梁
相公者已出銀牌點集未知送與不送臣奏乞
乘其君長未定國人離亂之際興王師招討且
兵尚神速机不可獲况西人叛亂鄰國孰不動
心契丹自數年來歲常三四以拜禮佛塔為名
款假道其州而意在吞併其國西人平時已嘗
患之况今國內有亂若聞中國棄而不顧或備
而遲留萬一契丹乘此奔兵吞併焉于及掌矣
若西夏果為契丹所併則異日必為大患于中
國故今此事係朝廷為與不為決與不決尔所

謂楚勝漢得之則漢勝今西夏疆場若歸中國則契丹孤絕彼勢既孤則為我所畜矣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願陛下留神早運聖筭此于載一時之會陛下成萬世大勳祇在今日矣五月環慶路經畧使俞充上言西戎蹏梁已久自仁宗朝設平蕩之未得其策近者或曰李靖有言兵貴神速机不可失惟疾雷不及掩耳乃可成功臣料今之設者不斷敵先招納羗人此策若行其机必露使賊得為備賊若先動為害不細康定覆車今日可戒昔李靖破突

厥止用銳兵三千蓋謀當行之果所以勝也臣平時守邊惟慕羊祜及其伐國志為李靖而已經營于此已三年矣元豐初蔡確既排吳充累相王珪為充黨敵并逐之珪畏確引為執政時王珪獨相久上厭之珪不悟確警兒驚竟上意有異一日密問珪曰上于公厚薄如何珪曰無他確曰久上欲靈州患无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檢正俞充：以告琬：上章自办上曰何琬事惟語御琬何由

知之珪以漏語退朝甚憂召俞允問之允對以
實珪曰與君俱得罪矣即上表賀曰臣遣昌祚
進攻以得其城有詔兀得靈州以節度使賞之
遵禧怒昌祚先至即遣李臨安鼎持檄：昌祚
日已遣王永昌入城招降可勿殺昌祚歎曰城
不足下脫朝廷謂我爭功禁何遂按甲翌日環
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斬首千
餘級昌祚提選鋒數千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
遂見遵禧坐昌祚帳外移時既見問城下如何
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磨移之戰
餘衆退東閣若乘我師之銳先攻破之城必下
遵禧曰吾直以萬人員橐積壘下遲明城可得
怒未解檄昌祚以涇原師付姚嗣廊不敢當遵
禧禁昌祚毋得擅攻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
悉无攻其以无知其法者遵敵旋令採木造之
俱細小仆拙不可用又敵以軍法斬昌祚共解
救之昌祚憂患成疾涇原軍師咸憤怒轉運判
官范純粹謂遵禧兩軍不協恐生他变力勸遵
禧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禧又使諭城上
人曰何不亟降城上人曰我未嘗戰何謂降也

圍至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我師水
至斷炮為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至芾州為
賊所乘一軍俱潰靈州失利朝廷不聞問上憂
之詔王中正曰環慶涇原之師見攻靈夏未破
賊兵繞出大軍之背扼絕糧道本路絕無援兵
即令道路隔絕不可不慮令王中正將所部兵
馬除已過河更不追還于延州簡不隨種諤出
界兵及河東兵共三萬人以上速自環州洪德
寨入至芾州以北如道路通快賊兵敗走靈州
已有可破之勢即換在彼久役兵員回接轉

餉或糧饋闕即應援兩路之師迤邐退歸務在
審重仍速報軍前且詔遵裕曰環慶涇原大兵
久頓靈州城下糧道艱阻如已收復靈州即分
遣將兵開道通路或猝未可破即同涇原兵沿
環州兵迤邐移寨並邊別設指置回師之際務
在部分嚴整其左右賊馬須痛殺戮已令王中
正部領大軍接更在審度机便施行又詔沈括
曰聞賊會十二監軍司兵卒于靈武內外拒捍
官軍緣慶渭之師暴露日久士飢力疲須得外
來王兵為助殺逐救撥賊馬通活量道未論攻

城利害且全兩路之師整陣南歸已為上計今
种諤以回軍並塞分諸路于保安軍及營下城
寨歇泊朝廷已事遣使人厚賜犒賚必可鼓舞
士氣旋便思用宜速諭种諤來德靖駐劄替移
諸將並付西路休息飽給飯食候使人至犒賜
訖接續各軍西去環州洪德路應援兩道大軍
并力殺逐見屯賊馬未合而轉運司奏曰泾
原環慶兩路進兵攻靈^州不下兩值大風夜寒凍
死及殺傷士卒不少靈州繞城舊有黃河分水
大渠三重及溝澮縱橫貫注所水溉田約二

千里前大軍經過渠皆乾涸自庚子賊決河水
渠漸盈溢寨地卑下勢將奔浸高遵裕已于丑
辛領大軍離城下即有賊馬出沒邀截至午過
一渠人馬涉水至酉再過大渠雖有小橋人馬
壅併亦須涉水其後泾原兵遇直止在渠北与
中軍隔渠下寨壬寅賊追及後軍接戰兩渠間
水浸及寒凍人馬頗有死者申時至南州下營
遵裕以泾原搬運糧草金帛至南州為賊兵抄
掠几尽環慶再遣夫糧及境亦以道路難艱餽
運不接見領軍全通通應接糧草遵裕亦奏曰

臣領大軍徑趨靈會合兩路兵自丁亥併力攻
擊緣靈州城廣潤守禦備其近城賊兵數萬不
少日久與諸將分頭竭力且攻且戰雖屢獲首
領然堅城未下庚子賊決黃河水侵營難以駐
留兩路轉運司无計置一月糧草令大兵出界
一月以上羗人于清遠軍帶州鳴砂川烽火平
以乘出兵邀擊糧草驛遞不通彭遯兵護涇原
摺運糧草為賊抄掠諸軍乏食士有飢色今若
不統領大兵先討除抄掠之寇使道路通快然
後攻取即恐官軍坐致疲敝加以冬寒日甚別

致生事臣與兩路總管將副等議定兵通路迤
接糧草已而遵裕請入朝別議攻討詔不許將
將漕者亦力言遵裕不可復任邊寄其奏曰伏
聞朝廷詔遵裕領環慶涇原兩路兵退歸並邊
別議措置今見遵裕志慮昏淺動失事机喜怒
輕肆賞罰謬濫有功將佐多遭摧沮士心不服
昨深入賊境全不肯痛行討蕩仍節制將士遇
賊接戰限定步數不許追擊有過所限遂遭廷
奪欲行軍法緣西賊戰鬥兵勢稍力必即退遁
既不肯乘勢追擊于理无復大捷以致賊勢猖

撥了無成功今若再委遵裕別設措置恐終才
能上副朝廷責望之意又奏大兵攻靈州半月
頓經寒凍自離靈州日有賊兵追襲為賊殺傷
十過二三士卒乃敢攘奪公私之物至剝取軍
員衣服生理掩之并自去中櫛辮髮詐為蕃兵
追奪財物軍儲什物棄毀滿野多燒燬卒以造
飯搶捍弩椿箭筈排衙之類皆以充薪所持兵
刃則以採柴木无不鈍缺凡此皆屬軍政本司
不當侵預不敢施行若密奏則緘默之罪恐難
逃道詔奪遵裕岷州團練使為西上閣門使知

坊州涇原路兵初出界正兵及蕃漢弓箭手共
萬一千六十人馬五千七百八十三疋及入寨
止萬三千四十八人馬三千一百九十五疋而
已李憲領熙河兼秦鳳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
至西市新城遇賊破之駐女邊道襲逐斬獲降
寵波給家芽二十二族收復蘭州城之請建為
帥府以李浩安撫知兼州事遣歸順首領巴今
渴攻撒逋宗城駐軍未發詔憲諸路兵朝夕直
趨吳靈蕩平夏賊董訛訛稱欲往靈州破責乘
此機會叶力深入扑滅巢穴若吳靈道阻即過

河取涼州毋得止遣偏裨以往又詔憲蘭州註
軍踰十日矣雖吳版築委官可办不須留連大
軍今摠兩路番漢兵夫十餘萬入賊境百餘里
即立正犯畫一約束宜部諸將乘時奮功勿謂
遲疑自貽悔咎維以糧運不办詔擊漕臣馬由
芽更命趙濟胡宗哲供億憲留洪守蘭州摠兵
東上破賊于高川石硤進至屈吳山復破之下
營打囉川城招納酋豪郅成四降注家芽族首
領趨天都山焚南佐府庫至滿丁川擊破統軍
寇名山虜獲甚衆次胡蘆河向南王中正將河

東兵六萬民夫荷糧者亦六萬餘人九月甲午
發鄜州纔數里一日百草平即騰奏乞入虜境
晉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取芻糧于麟州十
月山郊始自草平引兵西行三十里至鷓枝谷
止丙辰西至四鵠峯以陰霧復留一日是日行
不過四十餘里丙漢度無定河而行地多濕人
畜往來陷不得出晚至橫山下神堆澤始遇諤
兩軍相距數里諤先上言乞不授王中正節制
會諤出塞攻來脂斬首八千獲馬及牛羊橐駝
器甲萬計令介訛遇以來脂降得虜部萬四

千二十一人天子多其功許之明日詔書至諤
不獲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
夫言此法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者二十餘人
河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主隨軍糧餉
凡所須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而已公
兵等以口語無所憑送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
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紙筆自後
以片紙書之公岳等問中正軍境應備几日糧
中正以為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彼糧皆
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

中道乏絕陰更備一月糧及諤既得詔不受中
正節制鄜延糧不可獲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
屬引民夫千餘人發胡人所害藏僅得千餘石
庚午夏至州番將索九思前已遇种諤而棄城
遁去諤斬首捕虜千七十人降附六百五十至
是中正至軍于城東士卒无所獲得俱憤悒思戰
諸將俱言于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甚多我
軍出境近二旬且食尽矣何以獲命于天子請
襲夏州聊可籍口中正從之癸酉至宥州城中
有民五百餘家遂屠之斬首百餘級者十餘人

獲馬牛百六十羊二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教
所得馬牛羊以充食甲戌凡內將官張真知府
折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害谷遇虜騎千餘以
敗戰之斬首九百餘級丙子至牛心亭食尽丁
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机宜景思又得其糧遂
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兵夫凍餒僵仆于道未
衆以刀剝其肉食之諤起夏州而石州監軍司
亦遁去收其兵籍案牘得害粟餉軍还次李家
平三軍食尽亦俱号泣潰去沈括以闻上路緣
理出不得已須當急且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
榜云闻战士止是不禁飢寒逃歸其可隨所在
城寨摧送納器甲請給糧餉仍一面令城寨安
抚司依榜受納給十日糧聽歸所屬勦次具招
抚教以闻十一月丙午詔曰據种諤奏已移軍
並寨兵馬暴露日久宜令种諤部領还本路全
奉士氣膳治器甲葺補衣裝俟稍近春暖再出
討具本路士兵各归元劄駐州軍城寨審兵并
漢蕃弓箭手等各归元住處開封府界京東西
將兵分孽于近重有糧草軍州屯泊其運糧夫
皆散于种諤下將佐各隨軍宿泊又詔沈括曰

本路行營之師自出境以來逢賊大小戰鬪未
賞傷沮迄今保全南歸並寨其士卒適當凝寒
之際加之常抱飢餒其于勤勞忠慕可嘉甚矣
若不稍遂休息以待將來之用則氣力必須衰
墮傷其壯勇之心况今邊事未有期程緣邊要
地芻粟深宜乘時預有愛惜卿等疾速將諸將
軍馬節次分屯其元係沿邊者即量留防守其
餘移置求平已下州寨非緊切擬用去就食仍
俟使人到犒設抚諭友賜卿可責轉運司官編
排紬絹各六乙萬貫足已上準備喝賜兵乃罷

歸延州上令中正諤俱趨靈州吳州中正不習
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无鄉遵斥堠性畏怯所
至通遛恐慮知其營柵之處夜二更即令軍中
滅火後軍飯且熟即行士卒食之又多病又禁軍
中有鴻臚三千食之无还者及食盡士卒憤然
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趙莊二運使乃潰歸中
正頗聞之乃于軍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
已而陰令走馬承受奏轉運使糧運不繼故不
能進軍今且于正勘制故糧乏上怒令械公岳
等于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乃奏臣等在麟府

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上備半月糧片紙
為驗臣等陰備八日糗糧今出寨二十餘日不
得不乞上乃命械之出外合疑中正恐公岳復
有所言甚懼乃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
勿憂保無他已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
故李稷主郵延糧饑民夫亦苦于摺運多散走
稷不能禁遣吏斬三百餘人又自新斬九十餘
人雖多殺戮卒以糧運乏絕謂兵遂潰殺畜以
乏軍兵上論批郵延路轉運使李稷應副軍糧
乏闕垂方及累奏誕妄致行營士卒乏食逃潰
若不差人代領其職付吏正治其罪則有誤國
事不細遂降兩官為轉運判官而御史王祖道
論其愆罪曰稷督夫糧出界令依陣法務崇虛
文不恤事實民夫固不知有五行部令之法所
轄官吏又非所部分亂雜擾即肆殺戮不能禁
止况夫隊常去大軍十餘里間卒遇賊兵不知
何以捍禦方大兵未行以十萬坐食之夫頓于
五龍川者十比及出界糧食已乏逃亡者半乃
妄言寒苦所致以覲免乞軍之罪頓出界往回
未嘗有大雨雪稷之期罔明其始稷其苗來上

部五行列指掌可觀及其推行素亂一不如所言議者以稷惟事作威不知恤衆自安定堡措運至无定同一日斬數十人故衆潰棄糧而去今稷雖奪官得全首領已幸豈可復領將成任以按察詔下沈括体量以聞其後上語執政曰昨陝西相有帥期李稷奏運糧夫已備及帥行天教甚不足蓋稷所奏文具耳无其实也稷所言多欺罔几誤朝廷大事稷吕惠卿所荐文物甚以惠卿可誅好大言無誠實外以剛直實極汚邪稷之隨諤軍也威勢甚盛一日早入軍營軍士鳴鼓報諾諤尚卧帳中未具諤怪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中几帥曰太尉耳曰帥未陞帳輒為轉運糧草官鳴鼓報諾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及永樂城陷或言穆以酷虐乘乱為官軍所殺云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計糧數止六萬餘皆待命于保德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墮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遺晋州將軍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及又

不知中正所在會趙高領河東轉運亦言中正
不更事為諤所輕信妄奉師出逾月畧无功緒
訾虎一軍夫糧足備委之鄜州度其本謀必非
持久既不敢直趨巢穴而乃旁請鄜州度其本
乃以糧盡為解今李稷上奏窺測朝廷况隨軍
役徒可使措運路昌衡在廊延餽足以給之
今徒役已散後集必難如期乃罷之至是天子
詔曰昨朝廷大奉^直意持靈其復賊巢穴不為
淺攻但取橫山而已以地形觀之自西路保
保安軍順寧寨趨吳虛至近昨神諤等出界自
東路綏德城二十二日方正白鹽池而歸師八
日已入塞門不委王仲正神諤所說進兵何因
捨直就迂會兵夏州虛占日月勞損士馬橫費
軍糧不能成功仰其析以聞于是神諤降受
文州刺史王中正降授嘉州團練使沈括責授
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時大舉伐西夏神諤
帥師入銀夏等州而不能有李憲僅得蘭州逗
撓不進高遵裕又自靈敗还上知師老民困即
下詔曰据前軍走馬承受言經畧司差定溪蕃
兵馬前去銀州防守事勘會本州雖名為州而

城守之具百無一有既非可制賊死命之所又非為進攻巢穴之漸徒糜軍馬守之安用顯是全不較計向去得失確的利害止歆成就聞托虛名况士卒又罹凍餒人心厭急之際尤宜乘時休息以待將來成計大用可急移文种諤仰除有守具去處差人把守外餘一切放歸諸城寨就糧草去處渴泊且下詔諭民更不調夫

李憲再舉取靈武

初李憲將師淺攻得蘭州築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詔憲據軍前事力修治為騎兵之所併力脩治為騎以糧餉不繼船筏未備為言及涇原環慶師老于靈州趨憲赴授又不能往既而諸路師潰而歸兵罷上以憲蘭舟犹有功同知樞密院孫固奏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况諸將皆赴而憲独不行難得蘭會罪不可赦不聽但問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詞上釋不誅使固未効憲乃上奏曰昨諸路之師各以一道出界兵勢既分賊已熟見虛實將來再奔須合諸道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測若併兵一道則有數者之利如仍舊分路則利憲為害民今之策須于

涇原會合併攻自熙寧寨進置堡障直抵鳴沙
城以為駐兵之地如此則靈州不攻自拔河外
賊巢必可撲滅遂陳進五利云審度事机須因
再奔遂以目覩利害晝為此策墨不能自陳乞
許臣赴闕面受成笑上得奏大喜由是決意再
奔時元豐四年也詔河東轉運司自涇原環慶
擇便取^路靈州兩旁築城堡約十五處置守其積
糧草明年以李憲權涇原路經畧使兼經制熙
河節制秦鳳路陝西諸路經畧使兼經制熙河
節制東京六千人京西三千人河北八千人河
東五十人淮南六千人并令都水監刷黃汴河
清及客軍共萬三千人隸之又招納董氈阿里
骨鬼章及禹藏花麻等憲奏進兵出寨築立堡
障及制賊方畧乞從中裁詔不許憲又言五路
軍馬會合之地遠近不齊不可一：擇日繼擬
七月辛丑中軍起發為淮已下司天監詳定憲
又奏將奏隨軍糧食轉運司經制膠柱須索浩
大雖傾閩中事力佐以北路金穀亦未易應辦
已自計置米五十萬石乾糧二千萬石自從本
司運矣出塞于是廊延路總管曲珍出界至金

湯遇賊焚蕩族帳七百斬首千級珍又分遣將
城葭蘆寨至羅兀城相直背周川全軍直驚而
豐州屯註神銳兵千餘人修葭蘆寨至府州有
勝寨王安等百餘人鼓衆擅還時諜者言夏國
母自三月初點集河內西梁府羅歷界甘肅瓜
沙十人發九人敵諸路入寇三萬餘騎侵犯淮
南鎮而神木堡兵首領皆穿頭選募血戰之士
上戒敕諸將且促進兵時已支司農辛錢又益
鈔各二百萬緡內藏庫銀三十萬兩中書奏陝
西邊東未息敵廣調軍須上曰秦居閩中上以
一方士力尚能并一九州今天下之十倍于秦
遠取東南財賦以贍閩中更得名將練兵則何
為而不可願未有其人耳因謂執政曰康定中
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要請

徐禧等築永樂城

元豐五年夏五月廊延路經畧安撫沈括經畧
副使种諤等上言准朝旨條具制賊方畧仍
畫一其所乞城山界本路正當可為之時今具
大意臣等歷觀前世本路戎狄與中國隔限者
利害全在沙漠若彼率衆度漠入寇則彼先困

我度漠往攻則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為邊患者以漠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險固可守我師度漠以北則潰羸糧載野：次突漠力疲糧窘利于連戰不幸堅城未拔大河未渡食盡而退必為所乘此勢之必然也所以吳靈之民常晏然高枕而我緣邊城寨未嘗解嚴者地利使然也至若能使漠南无粟可食无民可使无水草險固可守彼若羸糧疲師絕漠而南頓兵砂磧仰攻山界之堅城此自可以開閔延敵以逸待勞去則追擊惜力治約之勢在我而委敵以空野堅城之大利又山界既歸于我則所出之粟可以養精兵數萬得虜之牧地可以蕃息戰馬鹽地可以來西方之商旅鉄冶可以益兵器制錢監以省山南之漕運彼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而又絕利市罷歲賜驅河南之民聚食于河外彼將何以自贍更使之賂契丹結董訛乃所以坐用之也山界既城則下瞰靈武不過教程縱使堅守必有時而懈緣邊修戰備積軍食明斥堠待其弛備奔洩河之舟以塞大河下橫山之卒擣

其不意此一奔可覆也。魚梁氏與萌訛首為悖，亂使一國之民肝腦塗地，彼寧不猜怨，獨以兵威劫來，勢不得動耳。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逼此曹操，所以破袁尚也。其當措置事候，得朝旨別具條奏。又言：昨條具制賊方畧，非謂展拓邊面而已。蓋欲窮困賊勢，窺其腹心，須當尽据山界。若占据山界，則漠南更无點集之地。彼若入寇，須自漠北成軍自來，非大軍不可。如此當先擇險要之地，立堅城，宿重兵，以為家計。今案視寨北古烏延，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不瞰夏平，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為城，形勢險固，敵乞移宥州于此。舊宥州地平，難守。魚在沙磧土无所出，先于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車運，聚積糧草，器其事有備。併力烏延，先補山城，全力築平城。此地膏美，去鹽池不遠，其北即是牧地。他日當為一都會。鎮壓山界屏蔽，卽延其銀。夏州亦可置鹽監，鈇治錢監。馬收困險，控扼候烏延。工畢，漸次計置。仍乞將塞門寨以北石堡、背水、油平、羅帟、鹽池

一帶為中路隸宥州未指浮菟葭蘆又合吳銀
州一帶為東路隸綏德以金湯長城嶺德靖順
寧寨一帶為西路隸保安軍除本路九將外更
增置四將以新招士兵分隸緣邊八將駐劄邊
面次邊三軍置于金明青澗城鹽州近裏兩將
在鄜州河中府其緣邊八州推鹽自賣交鈔本
為禁止青白鹽立法將來青白鹽既弛歸我入
州軍自可不食解鹽乞以鹽泛隸本路及轉運
司可以那移外乞朝廷應副錢萬緡廂軍五千
人工匠千人進為百匹乞于近裏州軍應副生

熟鉄五萬斤馬皮萬張車二千乘本司及轉運
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軍有事役者
又言朝廷若定錢城守山界既乞起涇原兵馬
牽制及本路屢捷之後乘勢興脩若遲留月日
即恐西賊有謀費力平蕩于是詔給事中徐禧
內侍省押班李舜奔往鄜延路同沈括計議先
昇豫章有進士黃雍者著書千家禧得之因切
語為書褒美新法以獻王安石安石大賞之時
呂惠卿領修撰經義遂牒禧以布衣充檢討已
而歆官之安石乃白上曰中書檢正官如章惇

輩朝廷即當有差除後更用人如不稱艱于退
絀今欲置人為習季上可其請于是除禧鎮南
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季公事及安石罷相
呂惠卿復荐禧召對垂拱殿除太子中允館閣
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禧口辯揚眉奮髯足以
移人意安石再相鄧綰為御史中丞劾禧黨惠
卿因綴華亭之嶽禧出為荆湖北路轉運使禧
拜中丞首論綰人材闖茸不可知永興又荐孔
武仲邢恕可以為御史王安礼对上曰武仲与
恕豈可為御史張璪曰此兩人俱異論者上曰

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率懷呂惠卿恩尤欲
進異論之人安礼曰事君者不可以貳苟貳焉
無所不至禧尚是知縣資序陛下拔擢過分宜
何以報而懷姦若此上曰禧俱嘗有資序自布
衣即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禧今日殺身可也
豈上論報詔知青州刘庠与綰易而未罷禧中
丞其後上復謂安礼等曰君臣之義報施而已
古人待我國士故國士報之至于豺狼亦有報
施如徐禧者可謂不知報矣安礼曰禧志行如
此已為陛下所察莫若明示貶斥使天下之人

知陛下好惡所在蒲宗孟曰若只今為給事中
恐亦足以懲勸上曰待不悛當有顯絀至是与
沈括等討議乃言銀州故城雖據明堂川无定
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
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已定議自永樂
堞穀塔平移而右堡鳥延至長城嶺置六寨自
背圍川良 孟 羅常囉泊川至布娘置六堡
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
畧萬三千其非九百步之寨一百步之堡所能
包尽地勢則隨處宜增展朝廷是其議即日報

可七月詔李察差官團結廂軍三萬人令團結
官押付廊延路聽轉運使李稷賦功又詔經原
環慶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泾原路經畧制
置司廊延路見路進城山界須諸路兵為穀援
令泾原于鎮戎定川熙寧高平名制一軍委劉
昌旅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上環慶于順城荔
原堡柔遠安強寨各駐一將令經畧司委近上
將領盡護之須兵馬二萬以上以廊延路副提
管曲珍為副使八月禧舜奔括稷將步騎四萬
及諸路役兵城永樂凡十四日城成承永樂與綏

德俱在無定川中永樂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俱絕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俱敗去先是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為兵近三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俟官軍出寨而擊之既聞城永樂即引兵趨廊延邊者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俱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若立功遷官之秋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指禧等恐括分其功乃曰城畧已就矣与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李稷与曲珍以步兵三萬餘人護永樂禧括舜奔以八千餘人還未

脂是日永樂遣人告虜騎且至丙戌括留屯未脂禧舜奔復如永樂丁亥虜騎大至曲珍率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奔稷植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食時未絕前將軍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陣擊之庶几可破禧曰亦如何王師不鼓不成列及已陣而賊衆前後无際將士有阻色曲珍白禧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必敗請收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賊不戰自先退邪俄而虜鳴笳于陣虜騎爭

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未几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將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几丰曲珍与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城堞俱未備水寨為虜所據城中掘井三丈不及水土卒于是渴死者及過丰賊游兵近米脂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絕賊攻益急曲珍度城必不可守白徐禧請率衆突圍而出南走犹勝于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

戊戌夜值大雨城遂陷珍率衆數十人踰城走免禧奔稷闔城俱沒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改还上覽奏已憂曰括料敵疎矣彼来未戰豈有逃退邪必有大將在後已而果然及括以圍城事聞上急詔李憲率所部兵赴援又括曰水樂為至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愈重令雖奔諸路赴救度可齊集須史十數日卿可相度遣間人与賊約抽退軍馬當追回永樂人民結党还地界如委可行即依今指揮若恐益增賊勢即勿施行今永樂諸將

已失利事出无可奈何卿宜勿惶撓整頓精神
措置邊事安撫在城人情招集散亡士卒使臣
惟是上下一心堅守城池收拾民戶焚燒委積
勿以滋賊亮燄消沮士氣所有今日已前累降
處分軍前可多方募人傳達令求便潰圍棄城
北李憲制延州永樂已陷于是括坐始設城永
樂既又應敵垂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員外置
隨州安置徐禧者狂踈喜談矣常言用此精兵
破羸虜佐縈右拂直前刺之一步可取三級諸
將有獻策者輒大笑曰妄語可斬終以此敗李

舜奉知城必陷裂衣襟奏曰臣死无所恨願朝
廷勿輕此賊及城說陷報夜至上早朝當子慟
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卒无一人
言其不可者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
色曰卿可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鼎
魯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
用兵与卿等共享太平也先是惠卿在延州首
以邊事迎合朝廷而已去官沈括維之遂謂討
伐神諤以鄙延之師深入无功高遵裕以環慶
之師至軍州城下狼狽而还陝西河東騷然困

弊天下共望朝廷息安而沈括神譎陳進取之策復講築城繕素以邊事自任故上遣往經畫之既入賊境界不為備寡謀輕敵猝通強寇故

神宗開熙河

河州大首領瞎木征者邈川大首領唃廝囉之孫也唃廝囉本西域胡僧李立遵攜來吐番立文法言是佛種由是吐番咸皆信服之吐番之俗俱辯髮謂佛為唃謂兒子為廝囉故稱唃廝囉

初據宗歌城以立遵為輔祥符中用立遵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偉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差城聞已過畢利城偉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有所持俱白楮毛連以備劫虜而已偉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凌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外高旨揮軍中鼓譟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偉威名大振唃氏自此衰弱視中國如神明惕息不敢動立遵歸又病死乃徙居邈

川更以邈川溫逋竒為輔遣使秦州求內屬詔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刺史以逋竒為歸化將軍後逋竒謀亂廝囉殺之以改葭青唐景祐中授西使留後異時與回鶻歲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脩朝貢朝廷亦命陝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唃家位及元昊將叛慮唃氏制其後舉兵攻蘭州諸毛南侵至馬街山築瓦山會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為邊害朝廷患之議者謂唃氏尚在河湟間又與元昊世仇償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患少息矣仁宗然之寶元中遂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渭州抵青唐城因少邈川都統爵命受之俾持角以攻天昊廝囉謝恩大喜請奔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于牽制而唃氏邊與中國通矣既而元昊大卒襲唃氏向廝囉聖壁鄯州不與戰元昊渡水嘗植幟以誌深淺廝囉潛使又移所植及元昊衆潰于誌處溺死過丰自是數以計敗元取西京府而廝囉得廝鐸叔之衆十餘万回鶻亦以數万人歸之其勢

遂強于諸羗朝廷命為保順河西節度使沘涼
西川刺使廝囉初娶立遵妹生二子曰瞎氈朝
廷俱命為團練使自母夫寇為尼即俱遁去瞎
氈居河州合龍合生木征磨氈居宗竒城元昊
妻曰女遂附元昊瞎氈懦不能制所部温氏亦
叛歸元昊廝囉再娶喬氏有才色生董氈年長
桀黠遂殺二兄并其眾廝囉老國事一以委之
秦鳳經絡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氈入誘董氈所
併乃勵力結部部落將雪前耻又偵其婦翁瞎廝
鐸心以罪責于秦州乃歸明住坐秦州之境且
屢乞河州刺史秦州為奏得勅告然以其居逼
迫恐後為患乃諭以尔歸河州即給付于是木
征遷于武勝謂巡檢程送簡曰武勝亦河州界
可以給付真命矣送簡以候申師司為報偶牙
校送廝囉加恩告木征乃執牙校語以得刺史
告身即放尔歸秦州初送簡勘以妄許之罪既
而出送簡今親諭之歸牙木征又質留送簡木
征自知与濛有隙日恒練兵其祖不能禁部族
往往歸附用其妻弟瞎藥為謀主与夏人解仇
朝廷務懷柔卒授以河州刺史治平間廝囉死

起復董氈為冠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充保
順軍節度使沘州營內觀察處置押番落等使
上即位加檢校太保前此閔中士人數言其利
害雖張載之言少時亦欲結客取之落仲淹帥
延安招置府第但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
已王安石之子雱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沘河事
歡曰此可抚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
邊受惠博矣其後王韶上熙河之策蓋取此王
韶者始為建昌軍師理叅軍時蔡挺提點江西
刑獄受知于挺後數歲知慶州韶游西邊謂挺

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州本末挺遂以前後事
大夫之言邊事者悉示之其間有向室說沘河
一說韶悅之乃為平戎策以獻其策曰古者禦
戎无上策謂戎狄荒忽在要服之外也今河西
李氏據兩路皆漢唐舊郡在邦域之中所謂
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心腹之患也觀其蓄威奉
稅切覘稱制朝夕東向盱眙以窺中國之利此
其志非止于來去荒忽剽劫而已也國家柰
何以戎狄待之曾不念子孫百世之後將有感
國內侮之憂也方承平无事四方萬里无鷄鳴

犬吠之警然賊人猶窺我邊邑犯我城郭萬一
腹心之內有方二三千水旱四方盜賊者相
繼當是時賊人之情其可以恩信保耶議者但
欲備邊固守為不可攻之計殊不知腹心一擾
則邊守有闕此唐吐蕃所以陷涇隴也昔招拔
民始居雲中宋耶六心初居振武當時議者亦
不謂其能深入中國為腹心之患也今自綏銀
宥至于沙肅十四州軍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其
又豈時雲中振武一城之地耶夫勞中國以事
戎狄誠非為國之長策然勢有不得已者又

安可端坐俟其侵逼哉今欲徑奔重兵擣其巢
穴則國家重生邊事納其城款則不可先違誓
約輕動士衆使曲在我也愚以為國家必欲討
平西賊莫若先復河湟則李氏背腹皆受敵表
裡交擊之患不攻而自覆矣今自武威之南古
渭州之西皆漢隴西安定金城三郡地所謂隍
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五谷者皆在今涇河蘭
鄯之間漢氏所以開屯田建城邑而臣諸羗者
也自唐開元以後吐蕃侵入盡陷河北即今為
戎狄所據者已三四百年矣今毡雖在河湟間

而汾也諸侯自為種落如木征賸蕪及欺已温
之徒皆与滹界相近在沘河間其種落大者不
過一二萬小者二三千人皆分離散處不相統
一此正可以井合而魚抚之誠能厚以恩信結
其宗党使其傾心向慕然有歸服之意但得
大族首領五七人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
矣諸種既服則咄氏雖盛其敢傲眦而不歸我
耶咄氏既歸于我則西河李氏在吾掌股中矣
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脅制其心腹
此所謂形見于彼而收功在此也愚故以謂歆

驟親之則不為吾用急抚之則其心愈離此无
異驅虎豹于山林而使之轅阮也令之犹不送
召之安可致乎愚以謂此由國家未嘗得抚戎
狄之術故也夫虎豹之在山林其貪忍殘暴惟
肉是嗜驟親之則傷人此固不可以恩信待也
然後有善畜豢者得而馴擾之至可以駕馭而
驅使之无不如意羗戎之人貪愛慕義樂為人
用其暴戾又豈甚于虎豹哉觀其種性所習雖
生梗頑硬難以道御而純固誠慤易以恩誘患
國家未嘗得人親抚之也為今之計莫若擇通

材明敏之士心虜軒豁能通知其意者朝夕出入于其間往來巡行察其疾苦有生梗頑梗者即稍以恩信綏之使其人皆知上位有愛我之意欣然相勸強負而歸于我矣此抚屬羗之策也韶又獻和_戎六事上命樞密院召問方畧以為秦鳳路經畧安抚司机宜文字時青唐俞龍珂大族難制議請討且城之韶乃因按边上沒數騎直抵其帳招誘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龍珂遂率其屬十二萬口來附于是青唐渭原諸族俱納地周環二千里上嘉龍珂首善拜為西頭

供奉官龍珂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極朝廷忠臣今既歸漢乞賜姓包上如其請遂賜之姓包名順又詔高遵裕即鹽井川建第賜之賞韶為右正言直集賢院建古渭寨為通遠軍使詔知軍事以蕃武勝是歲熙寧五年也秋七月韶築乞神平堡而蕃酋末耳居抹邦山与水巴族相結時入寇詔平兵度行一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帳氐西震動今木征渡河來寇而抹耳渡依其敵勢保集拔邦山閏月知德閏軍景思立以涇原第六將兵并第一等弓箭手五千

騎出南路且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一擊十征韶
將大軍泛東征趨武勝未至則迎擊韶賊兵敗
還走追至其城首領瞎藥棄城直遁唯曲散
王阿南阿出降乃城武勝八月以為鎮洮軍以
高遵裕知軍事以結吳延征為禮賓副使鎮洮
軍洮西一帶蕃部令轄賜以器備甚寇延征者
木征諸弟也王師討木征于鞏令城木征敗走
延征奔其族并大首領李蘭毡等出降故命之
且詔沿邊安撫司曉諭木征限一月降優與官
爵不送即多設方畧擒討仍以内殿崇班告一

道錢五千緡寡人輔送冬以乞神平堡為慶平
堡隸鎮洮軍人以鎮洮軍為熙州陞鎮洮軍為
節度額以熙河洮岷山遠通軍為一路置馬步
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所應制置事令經畧安
撫司詳具以聞進王詔為龍圖閣待知熙州兼
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移高遵裕知通遠
軍兼總管已而瞎藥歸熙州聽命以蘭毡為右
待禁充結河一蕃帶部巡檢蘭毡者木征母黨
也其明年春景思立引兵由香子城進討河州
力戰數合斬不用命者數人軍聲大振王詔引

精兵沒之捕斬虜首千餘級木延遁走生擒其
妻子以屬吏韶入河州諸羗反襲香子城大掠
輜重侍禁田瓊戰牛精各失利及其子永吉俱
死詔急遣苗授救香子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守
香子鈴轄奚起城中兵与苗授合遂進討牛精
諸谷助賊蕃部焚其帳又千餘級過塞不通景
思立復引兵通道又斬三千餘級尽得所掠獲
牛羊芻粟不可勝計詔回軍復擊諸羗而木征
復入河州韶乃先城香子且復遣將渡洮河破
康糸城之及城刘家川堡又自領兵破訶諾而
城之俱戍以兵木征弟瞎吴叱急攻滔止不能
下去圍臨江兵不敵熙河番漢部巡檢刘惟吉
率所部兵赴之力戰瞎吴叱敗遂走于是第功
行賞以王韶為礼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景思立
為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遷奚起為皇城使刘
惟吉為左藏庫副使餘減年推恩有差遂以思
立知河州改苗授知德順軍專管瞎汪原正兵
弓箭手策應熙河又詔河諾城為定羗城香子
城為寧河寨康樂城為康樂寨刘家川堡為當
川堡並隸河州思立以河州未城寓行州事于

寧河寨夏詔永興秦鳳轉運司發壯城兵二千
付思立城河州又詔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
羗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詔遣王君萬等拔之
遂川露骨山南入洮河界破木征弟已毡用尽
逐山南諸羗時木征留結彪守河州而自將銳
卒出王師後詔又分為兩道遣別將攻河州而
自逆木征所在大破之木征走遂圍河州結彪
以城降瞻吳叱巴毡角奉令征欽令征等各以
城降于是收復宕宜岷洮又城撈南通道川班
師韶入觀安石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此廟堂之

謀將帥之功于朕何有安石再三陳請以熙河
之功時少比 陛下神筭前定奔无不克祖宗
以來每下州郡例俱稱賀上犹不許安石曰河
河州事中外所仍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
城畢入慶澁之既而畢工于上御紫宸殿王安
石率群臣上表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辭不
許方受賜以王韶為瑞明殿季士兼龍圖閣季
士右諫議大夫初王詔之圍河州也蕃部閉門
請降既入景思立直殺降者二千餘人上聞之
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故立思克河州之功不賞

乃以高遵裕為岷州瞎吳叱巴毡角董谷俱率
朝引見延和殿上謂董谷雖非首領然能于捺
羅城先同其母詣景思立前鋒詣降乃盡以為
崇儀副使恚光蕃部鈴轄吳叱岷州巴毡角氐
州董谷河州厚遣之當時木征雖屢破屢敗而
董毡別將青宜結鬼章者復數擾河州屢誘脅
部族奔西山襲取河州採木軍士害使臣張普
十輩以書抵景思立語不遜思立不能忍包約
勸之母出兵思立不聽明年春思立率蕃漢兵
六千攻鬼章于踏白城思立將中軍韓存寶魏

竒為前鋒王寧策之王存為左助李粲為後殿
趙亶策之鬼章衆二方餘分為三以抗官軍自
辰及未血戰十合賊泛山下沿溝出圍中軍王
寧戰死韓存寶王存亦被圍走馬承走李元凱
死之思立与存寶潰圍而出与殿後合思立已
三中箭存寶竒及他將亦各重傷于是衆議曰
日晚兵疲矣宜移陣東坡為營以自固而思立
以前鋒重傷乃独移屯嶺上而戒諸將无得輒
動復以百騎血戰走蕃兵數千人方追之而殿
後兵動不能止前陣歆戰者見之俱潰思立且

戰且退至東嶺上與趙亶合官軍尚五千餘人
思立曰我敵以百騎走千餘人諸軍無助我者
軍敗矣今自到以謝天子衆止之少頃再戰數
合不能解遂死色約亦戰死上聞思立死深以
用兵為憂批諭執政曰熙河邊事未有安靖之
日具湖南廣南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還
兵馬併力一方庶不至別貽大患時王韶赴闕
還在道聞思立敗疾馳而會西兵于熙州以三
月丙午度洮翼日破耳金族于結河川口斬千
餘級釋河州圍走鬼章等三萬餘人木征竄入